

## 目 录

日甚一日的危机 .....	3
大宇服装公司事件说明什么 .....	3
专事镇压的政治 .....	8
冲破时代的黑暗 .....	15
“五月斗争” .....	15
在不景气的寒潮中 .....	20
学校安定法骚动 .....	25
在底层流动的东西 .....	31
逮捕、暴行、死亡 .....	37
一个无名青年之死 .....	37
无人知晓的许多事件 .....	43
令人心痛的相会，政治壁障 .....	51
超人想象的时代 .....	5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会议和拷问 .....	56
离散南北家属的相逢 .....	62

啊，韩国哟！ .....	67
日益深重的屈辱感 .....	67
修宪斗争日见高涨 .....	72
可在报刊上看到的東西 .....	79
美国是友邦乎？ .....	88
狱中的人们 .....	88
拷问和死亡 .....	92
前景 .....	99

## 日甚一日的危机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讯

### 大宇服装公司事件说明什么

六月二十九日，各报以如下的标题报道了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的大宇服装公司工人的静坐斗争。

《大学生刚参与 就遭棍棒奇袭》、《静坐十小时后 大都负伤》、《劳资纠纷的新形态》、《劳动者、大学生等四十人被警察带走并受审》。官方报纸在报道大宇服装公司事件时，描写得好象工人的斗争由于他们内部的反对派肆行暴力行动而流产。

但是，由各民主民权运动团体共同编写的一份详细报告：《关于工人们为支援反对大宇服装公司工会的镇压展开斗争的工人而开展斗争的综合消息》，对此做出了回答。在大宇服装公司，工人们在四月间进行的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中，工会方面取得了胜利，现已正常进行生产。尽管如此，六月二十二日，检察方面逮捕了工会主席等三名工会干部。于是，三百多名工会会员提出“释放工会干部”、“停止对民主工会的镇压”等口号，举行罢工，并展开了静

坐斗争。这么一来，晓星物产、加里崎电子、鲜一纤维等公司的工人们举行罢工支援他们。后来，又有南星电气、复兴社的工人们也汇合到这一罢工。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九老地区的二十万工人哟！让我们都奋起投入斗争”。各工厂参加罢工的工人共有两千多名。

公司方面不允许给罢工者送食品，而且还断水和断电。各民主运动团体也对他们的斗争表示支持，开展了静坐斗争。晓星物产的三十六名工人在新民党总裁办公室开始了静坐斗争。当局用暴力解散了他们，于是一百多名工人占据劳动部中部事务所，要求同劳动部长官面谈。新民党国会议员去访问了大宇服装公司，可是他们遭到了被雇于公司方面的一群暴徒的暴行。六月二十九日早晨八点，汉城大学学生二十余人带着送给工人的面包、食盐、医药品等东西刚走进工人们进行静坐斗争的现场，就有一群暴徒立刻拿着角木和铁管闯进来殴打了已经饿了六天无力地倒在地上的工人们。

由于这一暴行，七名工人负重伤被抬进医院。公司方面强行解雇的工人包括大宇服装的二百人，共达三百七十二人。那群暴徒没有一个被拘禁或抓走。六十一名工人被拘禁，其中包括曾给大宇服装参加静坐斗争的工人送食品的七名汉城大学学生。

这个事件，给人揭示了全斗焕匪帮对工人运动的今后对策。他们在策划破坏一切企业和工厂中的民主工人运动。当局和公司方面勾结起来，妄图用这种手法破坏工人运动。

即先唆使一群暴徒破坏民主工人运动，然后捏造说，这一纠纷是由于企业内部工会会员和非会员的对立而引起的。他们是要用这种手法确立御用工会的暴力统治的。但是，正如这次事件所表明，这次虽有一部分工人起来表示支援，但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人搞规模巨大的总罢工。

对工人的镇压，看来达到了顶点。镇压民主工人运动，扣押工会干部，解雇工会会员，必将引起抵抗运动。大字汽车的工人，在罢工中取得了胜利。但是，至今有八名工会干部在坐牢，因此斗争仍在继续。工人们在御用工会的暴力统治面前，不会保持沉默。

在海苔制果公司，工人们反对公司方面在一个早晨炮制出来的御用工会，仍在继续斗争。海苔制果工会民主化促进委员会在继续攻击每月从公司方面公开领取八十多万圆工资的御用工会委员长。

六月二十五日，对抗拒的工人施加暴行，致使两名工人负重伤住了院。尤其是这次暴行竟在警察的监视下公司门前进行。

在汉城南边的九老输出第一工团所属的星都纤维公司的工人因为“尽管晚上加班加点，一个月只能领十万圆”，要求改善待遇进行了斗争。结果四月里有十一名工人被强行解雇。为此，妇女团体和女子大学为中心展开了不购买贴着美国式商标的星都纤维产品的运动。因为这个事件，有几个人被抓去，有的还受到威胁。如果这种活动不被政府镇压，为广大国民知晓，那么公司方面也就不得和工人妥

协的。

从产业传教会发行的《工人新闻》和韩国工人福利协会出的《民主工人》的论调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人运动有向全国范围扩大的趋向。大林通商等很多企业的工人斗争都遭到了暴力镇压，但斗争在明里暗里仍在持续。这里的工人们互相鼓励说：“暴力是独裁政权的最后挣扎”；为争取工人运动的民主化，勇敢地起来斗争吧”。

当局象对待学生运动那样，对工人运动也加紧进行镇压。这是根据全斗焕匪帮的要在暑假期间全部粉碎一切运动的苗头，以便事先防止从今秋到明春的这一期间可能会发生的大规模斗争这一方针进行的。暑假，是宜于镇压的时期，因为国会在这个时期正休会，加上新民党也将为八月召开的全党大会忙于工作。但是，对工人运动的这种残暴的歼灭战，是必将带来反效果的。

在地方，正在组成支援工人运动的民主团体。六月十六日，全罗南道成立了全南基督教工人总联盟。这个联盟的成立宣言的开头写道：“我们工人就在这个时刻，也在为强制加班加点、通宵工作、公休日特别工作等受苦役的折磨，同时又和工业灾害带来的死亡搏斗。”成立宣言接着指出，为此有一部分御用工会甚至发出了“自我反省的呼声”。又写道：“我们虽在受里外夹攻，被孤立，但再不要，也不能够后退，我们已站在最后的防线上了。”

这种紧张的气氛笼罩着这个社会。要压制这种反抗运动的全斗焕匪帮的暴力越增强，人们就越感到不寻常的事

态在逼近，感到不安。由于走进工人运动现场，民主及统一民众运动联合的干部桂勋梯等四人遭受一群暴徒的暴行，受伤住进了医院。他们遭到了一场疯狂的暴行。据说，甚至有一伙酒醉的暴徒也来乱加殴打。如果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另一次的严重危机将是不可避免的。六月八日，天主教体现正义全国司祭团发表了声明《我们对现局势的看法》。这份声明是对今天的事态表示忧虑的最恳切的良心的呼声。

“二月十二日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舞弊选举，尽管如此，国民还在这次选举中有力地表示了他们对民主化的殷切愿望。我们确信，这是在这再不能后退的时代，国民已确定了时代的正确方向。……然而，今天的现实表明，要求改变目前的反民主的、非人的秩序和机构制度的民众的呼声却被扼杀。

“最近 现政权拒绝实现政治民主化、社会自律化、人格化的要求，并且以镇压和政治报复来做了回答 这说明 很少有可能实现民主化、人格化。在现政权下，难道有可能实现能够实行国家民主化、社会人格化的政治共同体吗？我们不能不心怀这样深刻的疑问。”

这一声明呼吁政府，要有理性地对待弄清光州事件真相问题、占据美国文化院问题、南北对话问题、劳资纠纷问题等。对当权者来说，这不过是“对牛弹琴”罢了。这个呼吁只能起到鼓舞反对非正义的人，使国民有一个正确认识的作用。从这种意义来说，这份声明不会被非难为一纸空文的。

## 专事镇压的政治

对现今的情况和掌权的军人的言行概而观之，这个社会里矛盾太多，而且事事令人寒心。不仅如此，再想象那藏在背后的刀刃，不禁战栗，且感愤慨。

金大中的回忆录《行动的良心》和《狱中书简》被允许出售，但作者仍处于被监视状态。当局在明里暗里威胁他，要再次加以监禁，而且这种风闻充斥着汉城的街巷。民正党的卢泰愚一直非难说，金大中、金泳三两人在国会和新民党之外搞政治活动。这次，两位金氏声言说要加入新民党，于是金大中又受到威胁，说他是被禁止政治活动的，因此入了党就会酿出不幸的后果。金大中便要求恢复权利，保障他政治活动的自由。结果，当局说，写书无妨，但不可直接干与政治。看来，当局也一筹莫展，对他的政治力量 and 影响很是畏惧，不知对他如何处理才好。

金大中提议说，金泳三应该在将于八月一日召开的新民党大会上成为党首，更积极地开展斗争。金在光议员，这个新民党的一个保持中立的主要干部宣称，应该同他一道重整战斗队伍，为参加一九八七年的总统竞选作好准备。如果，新民党有夺取政权的意图，那么应该考虑总统候选人问题。但是，如果金大中和金泳三两人都有意要为争取民主化和夺取政权进行斗争，那么，他们俩应分工，一个人



应作总统候选人，而另一个人则作新民党的首领。为了两人共同协作也好，为了争取民主化，夺取政权也好，这个问题应该早作出决定。

金大中对金在光的这一提议回答说，无论谁作党的首领或总统候选人，那个原则是必须遵守的。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由金泳三先作党的首领进行斗争。尽管情况如此，但他们全部动员大众宣传机构大肆宣传说好象金大中得了总统狂。有一位当记者的朋友对此很不愉快地评论道：

“如果是平常年月，这两位金先生是很好的竞争者，应该评评他们当中哪一位更得民心，可是，如今国民若被那种虚伪宣传所骗，变了脸色，那是可悲的事，更不是正常的现象。现在全斗焕一伙已经威信扫地。……所以他们挖空心思去想诋毁两位金先生的威信。……他们特别要诽谤金大中。……他们自己虽然在靠暴力维持政权，但却在重道义的国民面前装人，妄图要把两位金先生，特别是金大中描写成被政权欲迷了心窍的人。他们想用这种办法，企图把那两人弄成根本不考虑国民如何，在这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化的时期，还是只顾自己拼命厮斗的人。报纸的倾向虽然有所好转，但在这有决定性意义的瞬间就不得不屈服于当权者呀。金大中向往民主化，越来越把自己当作殉教者，他心里该多么痛苦啊。忍受、坚持，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人们会来理解，只好这样想了。”

两位金氏都在否定新闻报道。新民党要求政府停止对

在野党的分裂活动。他们疾呼，停止蓄意离间两个金氏的活动和要在国民当中造成坏印象的活动。我的朋友继续说道：

“现在，好象是无论在哪里，当权派都在为所欲为的时代。正象全斗焕一伙对待光州事件那样，企图任意抹杀事实。这无异于美国要抹杀南朝鲜飞机事件的作法。他们想通过这种作法给那个无能、卑劣、残暴的全斗焕增添一点‘总统’的体面。可惜那姓全的还没有具备担起那种角色的伎俩，所以想借助他的美国之行要给他添加点人望，但这也无济于事了。他将和朴正熙一样从那虚妄的当权者宝座滚下来的日子必定到来。到了那时，一切会再次从头开始吧。金大中的权威被政府和大众宣传机构搞得浮沉无常，有时落到零度或跌到零下，有时突然变成国民的英雄。看来，大家都生在了不幸的时代呀。”

他的话简直是没完没了的。两位金氏对今天的政治形势表示忧虑，并警告说：“将会危机临头。于是，民正党立即出面大骂道：那正是‘私制民主主义的独善的民主观’，‘是阻碍真正的民主发展的头号敌人，是对国民政权的污辱’。这就等于说，非法西斯军人出身的人提出的民主是出于利己心的‘私制民主’那种人是这个国家国民的‘头号敌人’。这也是一种威胁，等于说要消灭那类敌人的那一天也会再次到来。”

实际上，全斗焕匪帮的全面攻势是从五月的美国文化院被占据事件后开始的。警察当局曾声明，标榜民族、民

众、民主的三民斗争委员会是个强有力的学生组织，所以警察将不闯进大学区内。但是，他们违背上述诺言，竟在同一时间突然袭击全国的大学，逮捕了约一百名学生。然后，公布说没收了火焰瓶等八万件东西。不知那火焰瓶究竟有多少，但没收清单上竟把那些油印的旧的声明之类也一张一张算在里面。治安本部长也曾公布说：“油印物一百二十五种，共七万四千八百五十六张”。他们为了给人以骇人听闻的印象，指示各报标上“没收火焰瓶等八万件东西”的标题予以公布。朋友继续谈道：

“为了把政府的这种攻势说成是正确的 各部长官齐出面发表谈话说，学生们变得急进化了。各报则大书特写地登出了这条消息。他们还大加报道说，北方把日本人劫来，打进南方，叫他装成日本派进来的间谍那样活动，这人已被逮捕。我不禁要问：日本警察对他们的人失踪一事为什么不加过问？这个间谍事件是得到日本警察方面的谅解才公布的吗？政府为什么不向日本警察方面查询？他们简直为所欲为，有时销毁事实，有时捏造事实。他们用军人诱骗敌人的手法来欺骗全体国民。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国民才是他们的敌人，因为一向谴责他们的罪行。还有一个令人气愤的事。卢泰愚之流在同各大学校长进行对话时说，要设法和平解决学生问题，尊重大学的自治。可是，背过身去却在下令袭击大学。然后又向大学下令，要再行搜查后报告其结果。文教当局还下了这样的指示：暑假期间，学生将回到地方去，当地母校（高级中学）的教员要对有问题

的学生进行指导。于是汉城市教育委员会下了一道命令：要教师们去找那些有问题的学生，教他们遵守学生的本分，给他们确立透彻的国家观，而后一定要汇报。这很象是要让全体国民给他们当不领报酬的警官。这就是目前全斗焕一伙军人搞的这个国家的政治。把这一个学生领导者监禁起来，就会立刻出现下一个领导者来。对这一点他们也不会不知道，可是他们只想法进行镇压，看来脑子里装满了妄想。”

学生们的行动越来越大胆、果敢。察觉到警察将进行搜查，转入地下的学生，突然出现在大学里的政治集会作演说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销声匿迹了。这么一来，主持过那个政治集会的学生就会被抓去。这也许可以说是非武装的城市游击队的一种作战方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韩国目前好象处在内战状态。当然，全斗焕匪帮的战斗欲望还没有低落下来，不过那是和南越快要完蛋时发号施令的阮文绍政权一样的东西。

‘在这里再援引一下我的朋友说的话：

“我听了军人们所说的那些恬不知耻的话，简直要发呕。卢泰愚恣意诽谤两位金先生，然后说所谓‘野圈’（在野党的势力圈——译者注）就是‘流言蜚语的震源。他还信口开河地胡诌说，‘国民收入人均达到三千美元水平，这是危险的境界线’，‘达到两千美元的时期，是经济很可能陷进萧条期的令人不安的时期’，等等。他又说，今年韩国的国民收入人均将超过两千美元，‘如果发生政治混乱，安定局面遭

破坏，发展被迫停滞，那么，这个国家的将来该何如？真不知他是从哪里弄来这一套经济理论。朴正熙当权时，金钟泌曾说过，如果国民收入人均超过八百或一千元，就有可能实现民主。他是企图用这种手法来进一步巩固独裁的。全斗焕一伙在沿袭这个前辙，大谈起两千、三千元来了。看来他们以为，话嘛，是人说的，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都行。他们说出的话就是一种暴力，所以没有人敢批评。报纸是无能为力的，只是埋头于营利。”

一九七五年，被《东亚日报》等报社撵出来的记者们以民主言论运动协议会的名义发行了杂志《话语》。这个杂志的发行人宋建镐前《东亚日报》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为了恢复真实的话语》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意图是阐述今天的言论机关应保持的姿态。当然这个杂志立即被禁止发行，有关人员被逮去受审，判了拘留刑。各家报纸报道：韩日两国海军机动训练舰队决定互访。看来，好象国际政治毫不顾及国民的想法在向前发展。韩国人都认为，韩国是为资本主义大国所左右的国家，而且是它的牺牲品。这种想法今后将更加加深，直到遭总破产那天。正因为如此，全斗焕匪帮企图加强反共浪潮。这次的间谍事件也就是为此捏造出来的。国民对这些已经是无动于衷了。不知北方对全斗焕招致的今天这种危机有何看法。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朋友所说的话发人深思。他说：

“不道德的当权派必然给世界造成不幸。纳粹党曾经就是那样的。革命思想一贯地指责了它的不道德。因为这种

政权是不道德的，所以它既没有正统性，也没有影响力。全斗焕一伙的政权也就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道德问题。”

# 冲破时代的黑暗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七日讯

## “五月斗争”

《誓死冲破时代的黑暗》，这是今年五月二十日正值光州事件五周年出版的一本事件实况记录的标题。这本书，是以全罗南道社会运动协议会的名义由《草色》出版社出版，由长篇小说《张吉山》的作者、民众文学的中坚作家黄晰暎任编辑。

这部实况记录，是一本收录“回忆、体验、目睹的事实编成”的“民众运动的历史记录”。长达三百十八页的这本实况记录，把当时的出事现场描写得十分生动逼真。

“战斗在广场附近进行的时候，有一个空降部队的队员命令载着濒死的受伤者往医院疾驰的出租汽车司机马上抬下头被打破、胳膊被打断全身血淋淋的伤员。司机回答说，‘你没看见他就剩了一口气。还不该赶快送到医院去吗？’空降队员一听他这么说，就动手砸碎车窗把司机拉下来用刺刀狠劲刺他的腹部残杀了。”

这是应该广布于世的实况记录，它是韩国的“光州五月

民众抗争记录”，同时也是控诉现时代人类之残忍性的人类记录。这就是现代的掌权阶层的残忍性。由美国领导的、日本参加在内的自由世界，就其本质来讲，它与它自己所标榜的自由、正义、和平、民主相去太远。作家黄晰暎在这本书的前言结尾部分写道：

“是的，五月事件并没有过去，而是在开始。光州的五月，并非是一桩悲剧性的惨事，而是全体民众奋起走向斗争场地的起点。我们不应该把五月只当作一个纪念碑或一种神话，而应该以这个神话为基础，为展开新的行动、新的实践扎下根。这样，才能不辜负流血牺牲的人们。我们要让这个半岛处处重现那沸腾的热血一脉相通、和睦相处的邻居们在山青水秀的家乡相亲相爱的五月。我们负有崇高的任务，不要把那光州的五月抗争只当做抗争历史的绝顶或逝去的往事的回忆，而应该把它做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族运动的根柢，全力以赴地去查明事件的真相。”

毋庸赘言，黄晰暎的这部实况记录当然遭受当局的禁止发行处分，未得问世。没有被没收的仅有的几部书，如今可能在世界各地广为传阅。凶恶的当权者怕反对派的思想，但更怕事实真相大白于世。因此，他们有组织地散布凭空捏造的虚假，弄混事实。所以，在凶恶的当权者横行的地方，只有无数的猜测和揣度流布，无法弄清事实真相。因此，反权力、反政府斗争，首先要从弄清历史真相开头。不论是五月下旬学生们占据美国文化院的斗争也罢，还是他们如今在狱中和法庭一直展开的斗争也罢，都是为达到



这一目的展开的。通过《誓死冲破时代的黑暗》这本书，作家黄晰暎本人也已参加到这条战线了。

五·一八光州抗争时受伤的伤残人员也在展开斗争反对企图湮灭事实真相的当权者。政府发表说，当时受伤者只有九百人，而负伤者会却主张说，当时有二千五百人受伤。该组织在七月发表的题为《二千五百名负伤者义愤填膺，政府不要再诽谤和歪曲五·一八光州抗争》的声明中愤怒地指责说：

“由于害怕 抱着孩子蒙上被子躲在屋子里的母亲和五岁的孩子，被穿过墙壁打进来的子弹打中成了残废，至今仍在受折磨。六岁的孩子和他的父母逃难到了郊区的检查站，检查站叫他们即刻返回市区，他们无可奈何刚转身，就遭到空降部队的集中射击被打伤脊椎骨成了残废，现在仍靠轮椅过活。

“有人双眼被剃了出来，如果在综合医院受治疗满可以治好的。在地里锄草的七十三岁的老太婆也被子弹打中受伤，一年后就死去了。还发生过进月洞、松岩洞事件：两支空降部队误认为对方是敌人互相开火，自相厮杀，后来因为怕这一事件传扬出去，便把邻近的居民成批地残杀了。另外，本着人道主义立场，佩带红十字标志去救护伤员的红十字社的医疗服务队也遭到空降部队的扫射，全员被杀害。还有这种事实：分乘几辆大汽车从罗州方面驶来的青年们，途中遭到空降部队的排子枪，全员被杀害。有个朋友死守道厅，最后身受五发子弹，失去双腿成了瘫子。这些都是

我们伤残人员目睹过或亲身体会过的事实，这些往事，至今历历在目。一想到这些，就禁不住愤怒，怒发冲冠，何人敢说这是流言蜚语？”

于是他们一方面号召支援负伤者，一面提出要求：“要一一弄清五·一八光州事件的真相 处罚其负责人”；要全部取消尹诚敏国防部长官六月七日的发言，就愚弄国民一事，郑重谢罪”。还有，由光州起义者遗属会等许多民主运动团体组成的全罗南道社会运动协议会，对朝鲜日报社发行的杂志《月刊朝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那是因为这家杂志违背了将派“特别采访组”与事件当事人会面后如实报道事件真相的诺言，反而在第七期的《光州事件特刊》里与政府方面的湮灭和歪曲光州事件真相的政策采取了同一步调。现在，全罗道各地正在以光州为中心开展不购阅杂志《月刊朝鲜》的运动。

目前，他们又大肆掀起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大作战。这是他们估计今秋下学期一开课，学生们的斗争将越发高涨而采取的一场奇袭作战。他们大肆宣传说，大部分学生都被共产主义污染。当局把《全国学生联合研究讨论资料集》和《从民众运动史角度对光州民众抗争的照明》(略称《照明》)这两部小册子当做最应瞩目的文集，并且说这两部文集成了学生斗争的思想基础。

这些小册子，叙述了在日本统治时期展开的民族解放运动、解放后在美军政统治下展开的民众运动、一九六〇年的四·一九革命和朴正熙政权统治下展开的斗争，而且

把‘光州民众抗争’看作是那些斗争的延续。在小册子里肯定了光州事件在这民众抗争史里所占的地位，把驱逐戒严军实行了“民众自治”的约一个星期的时间看做是“解放时期”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相提并论，而且认为这一战斗，一直延续到五月底的占据美国文化院事件。因此，把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的期间规定为可以正确测定民众力量的重要时期，并且说给抵抗运动规定了“民族、民主、民众”这一今日运动方向的基础就是光州事件。小册子还写道，干下了残暴的屠杀暴行的全斗焕集团和美国根本未能估计到历史发展的这一趋势，并指出，历史是可怕的。

学生们对于继承光州事件一事的态度很慎重。对于光州事件，应作科学的评价，使它变作大家共同的东西，来加以扩大。对它，非但要要求弄清真相，谴责军事政权的暴力性，还要实现“创造性的继承”。必须克服站在被害者立场上的那种消极的斗争方式。“我们要毅然奋起，从光州抗争失败的恶梦中解脱出来，打消挫折感，摧毁专事压制和掠夺的体制，勇往直前，直到争取民族、民主、统一的那一天”。于是，他们把光州事件以后每年开展的斗争叫做“五月斗争”。

这一斗争，目前正在遭到全斗焕集团的全面反击。在法庭上，学生们在受审，而他们在监狱和法庭上依然展开斗争。全斗焕集团，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寄托于这一反击里，抛出学校安定法，接连发表说，要在大学进行搜查、重新编制大学等等。他们正在开展对‘赤色分子’的全面攻击。然

而，新民主党、在野势力和学生不仅都没有放松对抗姿态，反而更加强硬起来。在这里不见有什么政治存在，只有双方的攻防战。

思想上的对峙太多了，而治安与革命正在较量。政治，它不外是对各种不同意见的一种调停手法，而在这里，片面地把自己掌握的东西当成真理，一味强迫对方服从。这样，民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政治和行政已化为乌有，只有对抵抗势力的暴力和由此引起的攻防战占据了整个政治领域。

### 在不景气的寒潮中

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确实面临着危机。出口停滞。由于不景气，在大企业里也起了缩减劳动力和解雇的旋风。报刊也在报道说，“由于受到不景气的影响，骨干社员大量失业”但没有明白的统计数字。现代造船公司在今年一年里只建造了一艘船。由于这一“不景气的寒潮”开工时间缩短，停业现象连续不断，解雇洪流遍地袭来，从而主张提高工资的要求被压下来了。工人们认为漂泊不定的行商的收入胜过在工厂做工的工人，羡慕他们。即使盖了房子，也没有人来租用，因此建筑公司也停了业。农村流通资金也已枯竭。为了筹集政治资金，为了果腹私利、争取宣传效果来维持特权，当权派一手组建的经济结构及其经营，今天

面临了总崩溃。建立在把这个当权派作为马前卒肆意掠夺的基础上的名之曰自由阵营的自由经济，在这新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原形毕露了。也就是说，在这里产生了可怕的全面崩溃现象。

然而，不幸得很，国民无从得悉这一景况。那是因为当权者掩盖真相，散布耀人眼目的幻想，给人造成幻觉，说在他的统治下经济蒸蒸日上。因此，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同心协力，汇总民族的智慧，共同打开难局前进的热情，也就无从发挥了。目前的情况是，面临这种难局，各自只为自己的利益，纷纷奔走，成了一盘散沙。正象在一只遇难的船上，为了活命，各顾各地拼命挣扎。毫无疑问，凶狠的全斗焕集团的权力和该集团的无能及三心二意的态度，必将招致无数更可怕的局面。

“牛价暴跌骚动”一直在持续。只介绍某地天主教农民会散发的微含讥讽的传单，就能明白了解该事的真相。值此政府假借一九八六年的亚运会和一九八八年的奥运会大加宣扬建设先进的祖国的机会，农民合作社趁机以推进新村运动的名义贷出了大量资金。可是，揭开它的外皮，它的内里又是什么样的呢。那个传单写道：

“买进牛当然是为照顾大鼻子指西洋人的利益干的事，然而，更重要的是为一部分财阀和政府牟利才干出的勾当。一头牛以四十万至五十万圆的价钱进口，而他们把它抛售给农民，却收了八十至九十万圆，结果在一头牛赚上四十万圆，共赢利三百八十亿圆。他们怎会把受到种种

非难挣来的这笔钱白白送给农民呢！

“牛价为何暴跌？直到目前，政府共买进二十万头外国牛挣了二千八百二十八亿圆。这一款项相等于四十万高中学生的三年学费。货物多了，其价必跌。”

传单接着号召说：“农村问题，是除非农民任何人都无法解决的。只有我们农民，联合力量，坚决提出要求和主张，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大家要下决心，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去申冤解恨，勇跃参加到行动队伍里来。”这可以说，是革命精神的表现，农民也开始了示威游行。农民们说，由于美国把农产品和畜产品强售给南朝鲜，由于全斗焕集团采取盲目的农业政策，韩国农村面临着全面崩溃，并在美国大使馆前举行了示威游行。资本主义，甚至把人所不要的东西也强卖给人。为此，它必然要求确立帝国主义式的政治支配制度，它在韩国的马前卒就是全斗焕集团。天主教会也表明了这种立场。当局说，这种立场，就是出于共产主义思想，挥舞刀枪，大举讨伐赤色分子。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态。

忠清南道扶余郡的部分农村种了由日本进口的西红柿种子，结果，大部分没有结出果实。面积达七万坪的三百四十幢蔬菜温室里损失了四亿三千万圆。虽然农民提出了赔偿损失的要求，但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农民举行了示威游行。警察就以残暴的暴行回答了农民。警察一向站在富者一边，而民众只能成为掠夺的对象。农民，不，全体国民总是在意识着他们是处在这种专制政治的压制之下的。

只要这种国民意识存在，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要求官民一致克服难局的那种国民意识。一位当记者的朋友，对这种局面表示慨叹说：

“不知将如何克服这种无法自拔的局面。向两个极端的分裂在加甚。穷凶极恶的当权者同团结在地下组织周围的革命力量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中间阶层已销声匿迹，在财阀集团大企业的压力下，中小企业都已破产，而目前就是那些大企业本身也身临经营荒挣扎着。据说，在农村牛价暴跌，美国农畜产品大量进口，农民只好栽种无法进口的花卉来营生。牛价暴跌的原因，与新村运动中央会长、全斗焕的弟弟全敬焕有关系。新村运动，如今变成了游乐场和农民的旅游公司。只要参加新村运动 就可以到外国旅游。调节牛价而致富的也是两家，即一家是全氏一族，另一家便是他的妻党李氏一族。看样子他怀有鬼胎，拼命搜刮钱财直至一九八七年任期届满，然后就逃之夭夭。据说，由于在以洛杉矶为中心的地区的地区全、李两家的投资急剧增长，舞弊事件接连不断，报纸也连日加以报道。流进美国的这种款项越多，美国越会心满意足的。正如牛价暴跌事件所表明，农村陷于崩溃状态。不，可以说，整个经济处于同样状态。先把自家的人暗地里送到国外去，自己则留下来拼命搜刮钱财之后，逃往国外去，这便是这个国度的当权者的如意算盘。目前可以说，现在正处于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的革命前夜。夜越深，黎明也就越临近。”

接着话题转到工运问题。六月二十二日，在汉城南边

的安养市设立了工运问题协议所。警察探知后，竟割断电话线，向房东施加压力。接着，派暴徒闯进房子，挥动铁锤把家什统统砸碎了，还天天派人去掷石头砸，给屋里倒垃圾。目前，工人运动已波及到各个工厂里，对这一运动的镇压与阻碍也就逐步升级地增强了。他说：

“假借要开发，从贫民窟撵出很多的人，他们当中已发生了好几起自杀案件。即使劳资纠纷取得妥协，曾领导过工人运动的工人，毫无例外地都被逮去。在发生了“大宇服装公司事件”当时，劳资间的谈判即将成功的时候，假装成工会反对派的暴徒袭击了工会。然后，就利用新闻机关，大加报道说，持有不稳思想的大学生到工厂煽动工人。

“大宇服装公司的例子，真叫人寻味呢。他们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人，在同工人的谈判中能起很大作用，因为没有他们，工人运动就会很容易变成带有爆发性的、破坏性的运动。识时务的厂主，担心发生这种局面，便表示希望通过这些知识分子出身工人正常地进行对话。大韩总工会已御用化了，当局和厂方只用暴力来对付工会，因而，每每发生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从这一点上，也明白显露出军事统治的本质。”

今年是解放四十周年。比起往年，今年的八·一五光复节过得更冷清。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吗？四十个年头在虚妄中逝去。韩国银行发表说，人均国民收入已达一千九百九十九美元。然而，政治却依然如故，毫无进展，与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一百九十九美元的时期相同。不，变得



更惨淡了。

在这一期间，国民的意识、教育和文化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政治体制却倒退了四十年。韩国人都强烈要求实行更加完善的政治，而现实却无情地践踏了这一希望，使人们陷于绝望的深渊里。结果，产生了全面否定现实的革命意识。这种矛盾将存在到何时呢。掌权者与国民之间，能够沟通意思，实现合作的那一天，究竟什么时候到来呢。实现了这种民主化的那一天若不到来，韩国人是不会真心赞同现实的，同时，也不能培养坚定不移地一步一步创造历史前进的那种力量的。

### 学校安定法骚动

教会方面人权委员会发表，截至七月十五日被监禁的良心犯有二百六十八名。

文教部发表《学校骚动白皮书》说：从去年三月至今年六月，大学生举行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静坐斗争共达三千八百七十七次，参加的学生总共有九十八万人次以上，在校外举行示威和集会达三百零五次。据说，为此受刑事处分的学生就有九千二百二十一名。

到了秋季第二学期开课时，这些学生将怎样进行活动呢。由于社会矛盾和当权派的腐败无能越发严重，反抗活动决不会减少。反抗的力量更加强大起来。同时，支持他

们反抗的国民势力也会进一步扩大。

今天，革命力量越遭镇压，其爱国之心、道德品质、思想和组织就越发巩固和扩大起来。军事统治集团将会怎样对付它呢？他们会不会自觉力量有限，而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呢，还是企图更加强化其暴力呢。然而，不幸的是他们要选择后者。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选择前者，意味着他们自身的毁灭。

七月十五日上午，法院开庭对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名学生冲进美国文化院事件进行了第一次审判。但审判开始二十分钟就中断了。原因是被告和旁听者唱起《用干燥的噪音》这支歌，还高喊“谁想审判谁啊”“美国要公开谢罪”。结果，采取了在韩国的司法史上没有前例的方法“全体分散审判”。还采取了极端的限制措施，对一个被告只允许一个家眷来旁听。因此，审判时旁听席几乎是空的。文教部下达命令“为对付法庭骚动，有关的五个大学教职员要指导当天参加旁听的学生”，这也成了人们的笑料。结果连一名学生也没有被允许参加旁听。

五百多名警察在法庭周围布下了森严的警戒网，还设了两三道禁止通行用的路障。学生们说，“为了把事实公开于世，已决意要参加不过是走形式的审判”，而且他们认为必要，就随时行使了沉默权。学生的家长们对这种审判提出抗议，在民主化促进协议会办公室里进行了绝食斗争。这一斗争是，对在狱中的被告进行绝食斗争的响应。这一斗争又是他们想到在法庭或监狱里进行反抗而受拘留处分监

禁在只有一点四平方米的牢房的子女们，对这种处罚表示反抗的。被告们有时高呼“美国不要干涉韩国的内政”；弄清光州事件的真相”，看守们就用拳头来堵住他们的嘴。学生们的法庭斗争在这样继续进行着。他们说要把真相摆出来，哪怕是一点也好，然后就闭口不语。他们对审判本身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是要表示无论在哪里都要进行斗争的态度。考虑国际舆论，从八月下旬起可能重新采用老办法进行集体审判。

全斗焕集团突然改变态度，对大学推行了强硬政策。七月十八日，发表名为《搜查三民斗争委员会中间消息》的冗长的文件说：在全国十九个大学检举了与三民斗争委员会有关系的学生六十三人，其中对十二名学生将根据国家保安法惩处。文件还指出“三民斗争委员会是标榜‘民族统一、民众解放、争取民主’的革命运动团体，是‘主张实现民众解放和赶走美国实现统一’的不稳组织。八月六日公布：大学内传布着《旗帜》和《梨花言论》等出版物因此与‘民众民主化运动镇压对策委员会’有关者七名被捕，对十四名正在稽查。在这炎热的时节，报纸上同时泛滥着当权者令人窒息的滥言：‘严惩闹起学校骚动的不纯势力’、‘严惩反国家罪行’等等。

七月十六日，法务部长官忽然被换掉了。他是被强硬派给换下来的。原因是他对把冲进美国文化院的学生看做是反国家的罪犯并依国家保安法处理一事表示了怀疑。七月二十二日又更换了汉城大学校长，紧接着辅佐这个校长

的那些副校长也被罢免了。这是因为当局曾反对校方对冲进美国文化院的学生予以无期停学处分强迫改为命令退学，而校长对此表示拒绝。校长拒绝说，由大学教授组成的惩戒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是不能取消的。全斗焕集团推行的强硬政策甚至波及到了他们民正党内部。秘书长和驻议会总务被撤换。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届毕业生青瓦台政务第一首席秘书官郑顺德晋升为秘书长。这种作法，可以解释为对提倡同在野党进行对话，少许放松对学校的暴力行为的作法的一种反击。特别是对从七月下旬起议论纷纷的学校安定法，前驻议会总务等人表现的态度是令人怀疑的。当新闻记者的朋友评论道：

“卢泰愚从现实政治担负者的立场上出发，早就认为，既然这个问题表露在政治的正面，只靠暴力行事的强硬政策是解决不了的，反而会滚落到自灭的道路。对此抱有不满的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届毕业生为中心的背后军部势力，在卢泰愚谈论对话的时候，得到全斗焕的允许开始采取了强硬政策。这可以看做是对卢泰愚的奇袭作战。全斗焕的近卫部队进一步增强了。然而这只不过是急躁情绪的反应，决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谓学校安定法，实际上其目的在于：全部解散大学内的学生团体，只要大学发生问题，就随时投入警察力量，把认为政治上不稳的学生加以甄别集中起来实行洗脑（思想改造）教育。这个法案一经发表，在野的新民党声称要进行院外斗争，做好了决一死战的斗争姿态。教会也再次发

出呼声表示共同进行抗争的决心。另外，知识分子，文化人也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了。这么一来，在职大学教授们也会奋然而起的。

于是，全斗焕集团召开所谓“紧急党政会议”宣布把这一问题提交九月的定期国会，列入议程。以此总算摆脱了每当九月大学的新学期开始，在举行秋季国会时照例袭来的危机。但是与民生问题有关的学生运动就没希望平息下来。尽管如此，全斗焕集团要采用强硬手段克服困难局面的作法，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除了这种办法，他们再没有别的办法可用。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二十代的力量》美术展览会事件。艺术民众化的潮流从年轻画家那里汹涌而起。他们超越既成画坛的传统和出身学校（美术大学）等关系聚集起来，在“实际生活”中埋头进行集中地揭露现实的创作。数百名美术家免费借用画廊举办美术展览会反对“贵族艺术”，还召开大型的讨论会显示其力量，全体一致共呼吸。对此感到惊慌的文化公报部长官说：“对民众文化变成反政府的工具不禁忧虑。”他在七月二十日文艺工作者代表会上发言说：“我们的文化必须从从属于政治或斗争的处境摆脱出来，而要发展成为纯粹的民族的文化、国民的文化。”在同一时期，在《一九八五年韩国美术 二十代的力量》的展览会场上展出的作品一百一十件中，有三十多件被警察禁止展出而撤回了。那些绘画作品都是描写了工人生活的。还有十九名画家当场被逮走，其中五名以散布流言飞语的罪名当即受

审，被判处七天的拘留刑。但他们没有后退一步。他们抗议说‘哪个在破坏我们的美展？’他们呐喊：

“创作自由是艺术家的生命。这块国土上眼看创作活动蒙受刀枪镇压，而坐视不动的作家是一个也不会有的。”

“我们对镇压我的父母、我的邻居的诚实生活的一切行为进行的批判，归根到底是为争取美丽的生存而进行的批判，是为更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批判。”

“文化并不是离开了生活的、神秘的、赶时髦的东西。好的文化，真正的民众文化是在生活中开放的花朵。文化并不是斗争的简单工具。但是，真正的文化，在生存连根被破坏的危机中可以转变成同破坏势力做斗争的武器。”

目前广泛普及的民众艺术，正是反对全斗焕集团的体制步步向它逼近的民众的力量。然而全斗焕集团却不好向它开战，因为这样会把战线拉得过长。战线过长，战斗力就会变弱，不知何时何地遭受袭击。尽管如此，全斗焕集团是不得不拉长战线的。

八月上旬 文教部命令汉城市的和其他教育委员会罢免十五名小学、中学和高中的教员。其数字后来增加到二十名 最后决定：九名撤职，七名罢免，三名降级，一名受警告处分。他们是作为教育民众的教员，曾在《民众教育》创刊号上发表过批判目前教育实况的文章。教育变成了统治体制的奴仆。教育被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竞争原理所侵蚀。现在的教育矛盾百出，要用特权阶层的伦理教育国民大众。教员们被撵出学校，是因为他们写了主张有必要考察以普通

教员为主体组成的教员工会运动的意义的文章。他们现在被警察逮去 以“左倾化”为理由受审。

有传闻说高中学生为这次放逐教员事件闹起事来，但是报纸上没有报道。动员教员和学生参加拍摄反共电影，继续对学生进行反共训示也罢，把那些为今天的教育问题而苦闷，在这种环境中为了成为一个好教员努力的教员都撵出去，并竭力宣传他们是红色分子也罢，这些都无法说服高中学生。现在，他们对反共教育已经习以为常，无动于衷。也就是说，今天国民早已看穿了当局的反共政策。

### 在底层流动的东西

七月十五日 在野党——新民党单独举行了国会。七月二十六日，执政党只参加这一天的会议，听取了南北国会会谈预备接触的报告就闭会了。八月一日，新民党举行临时全党大会，采用真正的民主程序，再次选举李敏雨总裁，赋予了其领导班子以民主的领导权。在这次大会前后，对金大中的自家软禁措施更加强了。用意是要排除他对新民党的影响。同时，全斗焕集团公然威胁他说，如果他加入新民党或应诺出任党的顾问，那么就要逮捕他。但不管全斗焕集团施展任何分裂阴谋，如今新民党是决不能违背国民的信任的。新民党总裁李敏雨于八月十五日同全斗焕进行面谈，警告说，制定学校安定法对全斗焕集团来说也是

关系到存亡的冒险。十七日，全斗焕集团宣布保留这一法案。

这样的动向可以看做是有一定的意义。新民党采取老练的对应姿态。虽说是非法性的暴力政权，但在实际生活上不能不去对付。应尽量少付出国民的牺牲，驱逐暴力政权。事实就是如此：国民本身抱着同样的想法，在背后给新民党撑腰，并对它抱有期望，即使费一些时间，也要在不使光州那种惨案重演的情况下，驱逐军事政权。目前这个政权已陷入不能不下台的窘境。他们决不能统治国民。反抗势力不仅从数量上增大，而且思想觉悟也得到进一步提高。以此为基础产生新时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尽管陷于绝望中，国民的心田里还是有这种认识在萌芽。因此，他们对全斗焕集团的政权，不是害怕，而是轻蔑。也可以说，他们在注视那个拿刀的强盗精疲力尽再不能挥刀而倒下去的情景。在这篇通讯的末尾，我想介绍几位朋友对这种情况特别是对青年们的动向的谈话：

“年轻一代的力量大大增强，达到他们的行动可以支配政治形势和历史的的地步了。他们从道德上对老一代施加压力。他们抛弃一切有利条件，深入到工厂现场去。即使被监禁和从家里撵出去也坚守志操。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他们中间的女学生人数在增多。据说，女学生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她们已经组织起来了。在经多次被搜查和监禁的过程中，她们懂得了怎样对付搜查和审讯。

“她们认清了黑白。全斗焕集团镇压她们是完全不可能



的。现在，她们对韩国政府就强行旅日韩国人盖手印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的用意，也抱有疑问。对最近所处的经济困难日本不予支援，政府动起神经，要来一场借题发作，拿盖手印问题攻击日本。全斗焕政权对旅日韩国人的人权问题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对这一点日本政府很清楚，所以才对盖手印问题采取那么傲慢态度。”

“因为经历了一场光州事件，国民、反政府方面以及全斗焕集团都会为不再闹出那种流血惨剧作考虑。要是在汉城发生象光州事件那样的惨案，那就根本无法收拾局面。

“直到现在，警察在寻找镇压学生的借口。据说，搜查学校校区时发现火焰瓶，这是警察为证明学生使用暴力，而捏造的。但他们并没有成功。事实上武器是一件也没有的。学生们致力于揭露政府方面蓄意掩盖的真相。在大学的广告牌上登出了由于劳资纠纷遭到警察和暴徒们的袭击而负伤的工人们的彩色相片。图片上加了说明，在何时何地怎样发生的事件。

“印出小册子分发的工作组织得很好。对这种事越加阻拦就越会引起事态的恶化。目前整个韩国社会好象一座楼上楼阁。财阀也在崩溃着。农村一直走向破产的道路。全斗焕集团面对这种局面无计可施。结果青年们越来越变得过激了。看形势，好象一切都面临大毁灭。就在这样的时侯，如果北方以干练的手法拿出以民族为重的姿态，那么大多数人可能要倾向北方，把希望寄托于北方。不管怎样，北方将有把握地使南方连根动摇。南方早已分裂成了两个

极端。金大中也无法管束变得激进的青年们。”

“青年们的过激化倾向现在逐渐扩大开来。然而，如果实现了民主化，大多数国民表赞同，把希望寄托于他们，那么青年们的过激性也将缓和下来。如果不是那样，而将那过激性坚持下去，他们就会滚落到无能为力的少数派。选择的自由得到实现，情况就会变的。特别是目前青年们在战略策略上也是优秀的，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为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了。在今年二月十二日普选当时，他们支持新民主党，并使它取得了胜利。如果实现了民主化，那么他们就会带头保卫民主体制。他们会在这种体制下，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同时又是热烈的笃学者。从前人们说，参加游行示威或学生运动的青年们，是不用功的。如今就不同了。据说，这次冲入美国文化院的学生们，阅读了几百册书并反复进行了讨论。他们并不只在学校里学习，而在自己用功，他们读书是为了分析和认识这种悲剧性的时代和自己的切身体验，并把它体现为思想。可以说第三世界的思想和行动是这样形成的。这种勤恳的学习态度，在富裕阶层社会里的青年们是根本不会想到的事情。”

“学生一入学，就要接受成员资格训练。这种训练是通过热心的学习和激烈讨论的意识化过程。同时还进行象农村活动之类的现场体验。经过了这一体验，他们就变成和从前截然不同的青年。女学生的情况也一样。在政治活动中，他们事先决定坐牢的顺序去进行斗争。把被监禁也看做是为了深造，为了做真正的人必经的训练过程。但他

们并不都是作为先锋进行斗争的。有些人去做当局机关的职员，有的当教员。那么，他们从自己的薪金中抽出百分之十或二十来直接提供作斗争资金。正因为如此，青年们才得以继续进行那么长期的斗争。所以，学校安定法里规定对这类活动也要加以管束。

“这次与民众教育有关的教员们写的文章，登在五月发行的杂志上，到了七月底这篇文章就突然成了问题。这是因为他们为组成民众教育研究会开始了活动，民众的思想和民众的运动，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全国范围内渗透到所有阶层、所有的组织和机关。谁能用何种力量阻挡这一思想潮流呢？当权者打算尽力阻挡和推迟新的时代到来，趁机大力搜刮一些钱财，再逃之夭夭。”

我们的谈话继续进行。汉城大学里流传着这样的话：“社会学系学生去作职业活动家，政治外交系教授去戴纱帽。”戴纱帽指的是去当官。这是说学生正在受那么大的痛苦，但教授们去当长官，当国会议员，当大学校长。学生们蔑视他们。

学生们甚至拒绝到外国留学。对从美国归国的政治觉悟低的博士，故意深深地躬腰行礼。因为这种大礼，只对死者进行。据说，那些博士即使在今天这样的世道对飞黄腾达的门路很是敏感。

这样的动态，将孕育出什么样的时代呢？这无疑是将有一个新的时代出现的前夜。这就是迎接解放四十周年的韩国的面貌。这样的黑暗将会被光明驱散。历史正在冲破

时代的黑暗向前发展。因此，虽然在遭受这样的痛苦，我们的心还是明亮的，决没有失望。

## 逮捕、暴行、死亡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讯

### 一个无名青年之死

八月二十二日，官营“联合通讯”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消息：“十五日白天十二点四十分左右……在光州基督教青年会馆前，企图焚身自杀的洪起日身受严重烧伤，在全南大学医院治疗……但终于二十二日零时三十分咽气。”还加了这样的说明：他撒了五十张题为《迎接八·一五烈火烧起的无等山！》的印刷品，然后往身上撒汽油要焚身自杀。然而，在他企图焚身自杀的十五日那天，根本没有报道过有关这个事件的消息。

现政府不许各中央一级的报纸派特派记者驻地方城市，而只许官方经营的联合通讯发出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对这类事件也就只能作那样的报道。无等山是环绕着光州的山。光州事件并没完结，还在这样继续下去，无等山的怒火今天还没有熄灭。

洪起日是工人，现年二十五岁。一九八〇年五月，发生“光州民众抗争”当时，他作为“市民军”的一员参加了

斗争，并因负重伤受了治疗。后来，他后悔当时竟活下来，甚至为此感到羞耻。当撒上汽油的身子引上火行将烧死的时候，他喊着：“光州市民，你们要打破沉默”、“要誓死为反对学校安定法进行斗争”、“团结起来”竟行进了五十米。这事发生在今年的光复节那天。地点是，五年前光州事件当时有过斗争和发生了惨案的中心地区——道厅前有喷水台的地方。

解放，对今天的韩国民众来说，是意义不大的。他们在迎接解放四十周年时，没有激动兴奋，在沉默中毫无感动地迎接了这个日子。如今用一个年轻人的焚身自杀迎接这个日子，便是今天的现实。这是国家分裂为南北、大国的控制和独裁者的恶政带来的痛苦日甚一日的结果。洪起日是无法忘记五年前光州市民遭大屠杀的场面的。那时的刽子手、罪魁，今天仍在统治这块土地。洪起日之死，可以说象征迎接解放四十周年的韩国现实。真是令人痛心的历史。他在焚身自杀之前，撒给光州市民的宣言里写道：

“迎接八·一五的无等山哟！我们曾那样渴求和疾呼的民主和自由，时过五年的今天仍未能实现，实在无脸以对。

“在四大列强的角逐场上，美国为了自身的保安企图实现韩国核基地化；日本则经过经济侵略，更进一步企图实现军事、文化侵略，因而我们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岔路口上。尤其可恶的是，现全斗焕军事政权为了维持自己的

政权，给日本大开方便之门，让它来随意侵略韩国，结果我们的思想和主体性在渐渐散架。在这样的现实中，八·一五解放的真正意义被沾污。

“由于现政权推行盲目经济政策 对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属性越发严重，农业和工业被破坏，逐步被赶进灭亡的境地。

“要从睡梦中醒来。要领悟真理 提高觉悟。不要只默默忍受各种压迫和痛苦，而我们应起来展开斗争，自己走上参加民主政治的道路。

“最可怕的是 我们逐渐失去主体性。民主之忧、民族之忧、民族统一之忧，被种种虚伪、享乐、蒙昧和棍棒的恐怖压抑，沉沉入睡。请看那可爱的弟妹和儿童的眼睛吧。要从沉默中醒过来。要从麻醉中清醒过来。要大胆，要团结起来。

“民主主义万岁 民族主义万岁 民族统一万岁！”

洪起日被抬到医院 在光州的人士立即组织‘焚身抗拒的民主烈士洪起日对策委员会’发行了题名《一步前进》的印刷品。八月二十日发行的《一步前进》第四期刊登了洪起日刚抬进医院后他同几位民主人士的一问一答。下面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问：请你谈谈，你在下这样的决心之前想了些什么。

答：因五·一八（光州事件——译者注 当时活了下来，感到惭愧。……当时 我对五·一八事件的认识很不够 到

了今天，才认识到我们目前的现实存在着严重问题。于是，下决心作出这样的牺牲。

问：是不是，最近的政治局势成为一种动机，促使你下这样的决心？

答：是的。他们最近又在奉行强硬政策，如果国民坐视不动，这个国家将成什么样子呢。我是为了刺激一下国民，决心这么做的。

问：当权派在推行强硬政策，你认为，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镇压措施？

答：第一，他们会施行学校安定法。到那时学校就会变成监狱。说起来，现在也和监狱一样……

他住进了急诊室，别的病人都挪到别的病房去了。一千多名穿制服和便服的警察把那个急诊室层层围起来，大门前还垒起了防暴。尽管如此，民主人士在医院里进行了静坐斗争，青年们在街头进行了多次示威游行，很多人被警察抓去。八月十九日上午三点，洪起日喊一声“必须撤销学校安定法”然后昏过去了。

二十二日零点三十分，他永眠了。拥到他身边的民主人士，有的被逮走，有的被撵出去了。警察动武硬推开哭喊着挡在前面的家属，强行入殓。午前两点二十五分“把棺材载在殡车上要出发时，家属强烈反对”，于是警察硬把他们‘载上遗属车上’就出发了。

据说‘有两辆鸡窝车（机动队的车子）跟在后面驶去。就这样，他的遗体未经宗教仪式就被警察们七手八脚地埋



在了远离光州市的他的故里和顺的一个角落里。事后，在国会提到了这个问题。被追究责任的内务部长官大言不惭地回答说，因为家属们要求他们自己举行葬礼，警察方面只是出点力，帮助他们那么做的。

可是事实上是怎样的呢？据悉，当光州的一光教堂准备在八月二十四日午前举行“洪起日烈士追悼会”，警察就在前一天逮捕了洪起日的父亲。那些要来参加追悼会的汉城人几乎都被软禁在自家了，所以只有新民党杨淳植副总裁等几名政界人士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上朗读了由民主化促进协议会共同议长金大中和金泳三联名写的追悼文以及新民党总裁李敏雨发来的追悼文。下面介绍洪起日致家属的遗书全文。

“尊敬和爱戴的爸爸、妈妈 我这个不孝之子不知该怎样求你们宽恕。当家属们艰难地维持家计的时候，不能尽到作儿子的道义就这么离去，真是罪不可赎。

“爸爸，您对我们所处的现实也会很清楚的。

“爸爸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起来斗争。不管贫富 无论是谁，活在这样的世道，都感到毫无意义。在这样的今天，要使那些只顾眼前的许多人醒悟，改变错误想法，就要向他们掷炸弹，那就需有火柴来点上导火线。有时，连这东西也难免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

“爸爸 我不愿意象韩国的大部分大哥那样地活在这个世上。我相信，爸爸会理解我。现在只求您饶恕我。请您好好照顾可怜的妈妈。愿您和妈妈互爱互慰，度过余

生。”

事后，由焚身抗拒的民主烈士洪起日对策委员会发表的他临终时留下的遗言如下：

“不能继续沉默下去。不能再忍受。如果你和我再不挺身而出，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我们是无地自容的。在现时局，学校安定法会把学生弄成俘虏……（中间省略）学校弄成监狱。应该对此提出坚决的谴责。不应该放任不管。国民应该奋起进行顽强的斗争（八月十五日）

“对我的死，爸爸抱什么态度？听到爸爸说，要服从对策委员会的意见，那么我死而无恨（八月十六日）

“我在死去之前，实现了我的意图。爸爸、妈妈请你们不要怨我行为不正，而要把它看作是高洁的行为。我希望在十二点左右死去，好让日刊报纸报道。

“哥哥，这种事只能在结婚以前作出，结婚后环境变了，就作不到的。我是抱着正义感下了决心，付之于行动的（八月十七日）

“遗憾的是，不能看到我们毕生以求的自由、民主和民族统一就这样死去。但愿一定达到目的。（八月十八日）”

美好的事物注定要夭折，这就是韩国的现实。

发生焚身自杀事件意味着时代达到了紧急状态，世道恶劣到极点了。这个地方的报纸光州日报无视洪起日的心愿，对这件事只字未加报道。汉城的大报社也不过用寥寥几个字把他的死告知人们而已。光州的悲剧就是这样，今

天仍在继续。这种悲剧将持续，直到光州洗怨雪恨的那天、直到解放那天、直到新的历史开头的那天。

### 无人知晓的许多事件

在这个国家里，发生许多不经报刊公开的事件。

八月十六日，新教教会发表了有一千零八十六人参加的反对学校安定法的紧急声明。第二天，新旧教会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认为，学校安定法是，针对在二月十二日的国会议员选举中使新民党取得胜利的国民的力量发起的全面反击。在大学教授中间也有以十四名发起人为首的教授们开始了反对制定学校安定法的抵抗。八月十七日发表的声明《我们对制定学校安定法的见解》，用温和的语调说明大学里暗淡的现实，指出“为保卫大学，无论如何也必须阻止学校安定法的制定”，文章表现出坚定的信念。高丽大学的一位教授理直气壮地把写着“反对学校安定法”的纸张贴在研究室的门上。

九月二日在审判美国文化院占据事件的法庭上，仁川的仁荷大学教授刘英俊意外地作为辩护人方的证人出现了。审判部认为一个大学教授出庭作辩护人方的证人，不会提出什么主张，便放心地选他作证人。据说，他站在法庭上起初微微发颤，但是他一再地证明学生们并不是左倾的。同时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教育是在任何场所也不能放弃的义

务”。应该说，大学教授们忍受屈辱的沉默，现在已达到了顶点。如果制定了学校安定法，那么几乎所有大学的教授们都会奋起斗争的。

搜查当局的横暴性及其暴力，继续急剧强化着。他们把人带去殴打，不带搜查证随便搜查办公室，没收文件，而且在办公室把有关人员打倒在地，这种事已成了家常便饭。

最近，由于牛价暴跌一事，农民们举行示威等表示抗议。当局的对策也只有使用达到极端的暴力。八月二十四日全罗北道扶安郡农民要求对“牛价暴跌损失”给予补偿，进行示威游行，当局对此采取的行动如下：

他们的野蛮暴行并没有就此结束，还揪住妇女们的头发拉来拉去……警察暴力团抡起战用盾牌乱打男农民，打得头破血流……被逮去的二十八个人，在逮走时警察们用脚乱踹，载在警察车里也一顿狠揍，使他们昏了过去，那惨状真是目不忍睹。……有一个妇女鼓膜都给打破了。扶安警察署对逮去的农民用不堪入耳的话破口大骂，施加群殴。……把镰刀放在农民的脖子上威胁说：“砍死你！”“杀你的头！”……穿着预备军军服的郡官公署的职员们伙同警察干出暴行，向农民们投掷石头当做一种军事训练。……只在风闻里听说过一九八〇年五月的令人发指的光州惨案的人们看了这个情景，就对光州惨案有个表象了。（摘自韩国天主教农民会扶安地区协议会、扶安地区基督教农民会，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告扶安郡民书》）

现在，很多的农村正在进行着诸如此类的抵抗。这抵

抗将会更进一步扩大起来。其原因在于农村面临着总破产的危机。农民们平均每户欠债三百万圆。就业困难和出口的萧条状态、由此招致的企业活动的停滞及其后果，将加给农民沉重的负担。

今天，这个国家所负的外债，在世界上占第四位，竟达到四百五十亿美元，也说有五百二十亿美元。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外债之国”。尽管在竭力呼喊“减少外债”但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做法会产生什么效果。要想还清那外债的本息，就须要有比国防费还要多的钱。外债就相当于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光付利息就要每年支出国民总产值的约百分之五。经济增长率算做百分之七，那么实际上只不过增长百分之二。我的朋友记者说：

“十月初将在汉城召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度例会。因此，以整理街道为借口撵走商贩，闹腾起来了。还在会议之前，公布说破获了大间谍团。全斗焕集团捏造这类事实的目的是要向国民做荒谬宣传：韩国的痛苦是从同共产主义的对抗中来的。他们可能是要依赖这种荒谬的作法去央求债主从宽处理对韩国的债务。当然为对付大学生的秋季斗争，可能也需要捏造这种间谍团事件吧。他们说，那些在美国和德国受过教育的人，以大学为中心浸透到民主化运动中去了。

“现在正在进行着可怕的严刑拷打。据说被监禁的青年们送出来的要洗的衣物里，没有内衣类。这可能是因为内衣里沾上了很多血迹。好不容易得到允许去探监，同他们

见面了，他们说，最初顽强地否认他们是间谍的，可是，后来不得不‘承认’了一切。他们沮丧地说没有别的办法，不然就要遭杀害嘛。然而还有这种令人疑惑不解的怪事：有一个女学生说她参加了间谍活动，但她却什么事也没有，在光州平安无事地上大学哩。”

他接着说，全斗焕集团说是为保证有七千人参加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例会而采取治安措施，更加拼命地阻止学生们的活动。有风闻说，十月里会有学生们的规模大的起义，还有风闻说在明年亚运会以前，学生们要展开给予全斗焕集团以决定性打击的斗争，所以，他们采取那种治安措施。他接着说：

“汉城发生多次在新民党办公楼举行静坐斗争，提出申诉的事件，在地方则发生了占据民正党办公楼，提出抗议的事件。九月九日在清州，学生们占据了民正党忠清北道的地方党部。当然他们遭到可怕的暴力被撵出来了。他们正在无限制地增强暴力。监狱里也增强暴力。夏天，大邱教导所，故意把十三个人关在一间牢房里，折磨学生，看守们对提出抗议的学生施加集体暴行，闹出十九个人失神昏倒的骚动。当局已经向全国的监狱下达了要用暴力对付囚犯的命令。所有现象都跟朴正熙政权的末期一模一样。看来，穷途末路的独裁政权，处处都有共同点的。”

教会方面派去的大邱教导所调查团，从汉城出发时就被阻拦。新民党国会议员们也未能同被害者们见面，只好盯视出面谢罪的教导所所长的面孔。十九个受害者对暴行

提出抗议进行了绝食，于是教导所的医务科长就把橡皮管插进喉咙眼里强灌食物。这种暴力行为将在全国范围进一步扩大起来的。在地方，对警察官的盘查提出抗议的人们被殴打致死。

在汉城 杂志《实践文学》停刊。发行这个杂志的“穗子”出版社也处于同样的命运。根据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全斗焕集团的立法会议所制定的“言论基本法”杂志《实践文学》受了“撤销定期刊物”处分。他们甚至不经审判行政机关就命定期刊物停止发行。

八月下旬举行的日韩定期阁僚会议也搞得很奇怪。大肆吹嘘说是“在紧张的气氛中重点讨论日韩贸易停滞问题和旅日侨胞的法律地位问题”的，但其实似乎是在一团和气的亲睦会般的气氛中进行的。不管怎样，一九八三年一月同日本经过一场相当的摩擦，终于就从日本直到一九八八年贷款四十亿美元达成了协议，但如今那项贷款不是很顺利的。已经引进的只有七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其主要原因是韩国方面企业陷入不景气失去了为进口设备而投资的热心。全斗焕集团为这项贷款问题伤脑筋，把其他事项都推到脑后去了。因此旅日侨胞的盖手印问题也不了了之了。而且，按照韩国政府考虑日本方面的意图下达的指令，旅日韩国人居留民团也采取“停止进行拒绝旅日侨胞盖手印运动”的方针，韩国的报纸也都在报道这一事实。全斗焕集团根本就没有把旅日韩国人的人权问题放在眼里。这一问题也不过是他们利用于讨价还价的一个项目。

在这里还要讲述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不能在报纸上公开报道的与报纸有关的事件。不知日本报纸对这一问题会表现什么样的反应。新民党对这一事件的正式声明和抗议不能在当事人的报纸东亚日报登载，这就是韩国行使暴力的现实。下面介绍九月一日东亚日报编辑局全体记者发表的声明《我们的立场》。

“最近 新闻工作者被当局逮走并遭到暴行。特别是今年八月三十日到九月一日，东亚日报编辑局长李采柱和副局长代理兼政治部长李相河、政治部记者金忠植等人被逮去遭受了残酷的拷问。面对这一事实，东亚日报编辑局全体记者不禁表示愤慨。当局侵犯新闻工作者的人权，这是对言论机关的直接的严重威胁。直到现在言论机关对这种现象保持了沉默，我们对此表示反省。

“我们敦促当局立即停止使用那种不正当的手法 对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态做出解答并采取我们所能接受的措施。

“同时 我们认为 诸如此类的事实应该及时加以报道。

“我们申明 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 那就要为言论机关和新闻工作者的自卫倾注努力。”

新闻工作者们一直得到全斗焕集团的深厚优待。作为企业的言论机关及其老板和他的企业，直接享受优待自不必说，建立言论基金，从经济上给记者以很多的特权。因此，不少的人担心的是，不只是政府的镇压，新闻工作者本身的堕落也会使他们失去勇敢精神，而且后者会带来更



严重的后果。人们说，记者们认为，实现了社会的民主化、一切都正常化了，那就会失掉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们会具有人的尊严和良心，也会觉察到国民的脸色。

从前，新闻工作者被当局逮去，并没有遭到他们的暴行。然而，正如全斗焕政权的怀柔手法超越想象，其镇压手法也比过去的独裁政权更加毒辣。

全斗焕集团企图掩盖他们的一切罪行。如果事实被揭露出来，那他们就无法存在下去。这是出于权力的本性的。当权者正象害怕查明光州事件的真相一样，最害怕事实和真相。这种暴力政治现象，在韩国表现得最露骨。

现在我想再记述一件报纸上没有登过的事来结束本月的报告。目前，金泳三正在访问美国。金泳三同金大中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是为了民主化而必不可缺的。因此，全斗焕集团为了粉碎他们的合作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

金大中没有人身自由。随时都有跟踪的和监视的。普通人不能接近他，并且不允许他去地方旅行。监视他的要员们把访问他家的人一一拍下照片。同时还为了诋毁他在民众中的威信，不时地利用新闻报导工具。几个月前，韩国的报纸一齐报道了似乎金大中和金泳三为总统候选人问题产生过矛盾的消息，为此遭到了国民的非难。我收到的七月十三日出的《我们的消息》（金大中秘书室发行）上有题为《提出副总统候选人方式建议的经过及其真正意图——为一部分人的误解和某机关的情报工作而作》的文章，对上述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现将它作一介绍。《我们的消

息》是油印的简单的小册子，下面是它的内容简介：

金大中认为同金泳三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金泳三方面提出，最好实现内阁负责制，置总统和国务总理。但是我国国民直到现在为之斗争的重大目标是总统直接选举制。两个人的合作，这是国民的要求，国民很想确认两个人的合作。政治斗争应该是先给国民明确指出其方向，而后进行。在两个人商议妥的情况下提出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的方式进行怎么样？任期四年，在下一届任期，可由副总统担任总统。第一届任期，决定由金泳三任总统，可以争求国民的意见来衡量国民对他的信任。党的总裁和总统候选人不一定要分离开来。但不知出于何种意图，金在光散布了“金大中作候选人、金泳三作总裁”这句话。

以上就是它的大致内容。这可以说是在紧急状态下进行的不幸的议论，但也许是考虑到强大、残忍、贪婪、非义充斥的反动势力和国民过敏性的忧虑制定的一种不得已之计。目前，他们处于不能够公开地争求国民的意見的处境，因此，只能这么做别无他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交谈的我的朋友們，说不是那两个人而要出现另外的第三者到场，在这种情况下，大胆地向国民发出号召，国民则响应这一号召，从中选择一个人。他们慨叹着说，能够那样行事的时代应该到来。他们在想，无论如何要结束在背后秘密地进行讨价还价的那种政治。

## 令人心痛的相会，政治壁障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七日讯

### 超人想象的时代

国民都认为危机必将来临。据报刊报道，明年将有十四万青年从大学毕业，而可以就职的岗位只有一万四千个。金泳三到日本和美国旅行四十天，于十月十一日刚回到韩国就重复他在日本说过的一句话，即全斗焕政权如不改订宪法，不实现民主化，必将遭到不幸。他说的不幸，不外乎是“国民将发动的革命，或是军事政变”。

还有民主化势力在谴责政府当局说：“一九八五年目前的外债余额约达五百二十亿美元”、“外债政权滚下台”。每年应偿还的外债利息占全部国民收入的5% 还有应偿还的外债本金也占国民收入总额的5%，因而就算经济每年增长10%，还是不够偿还外债本息。这可以说是由所谓自由阵营各国开头的总危机欲来的一种信号。

不知用什么话来比喻这一时代才合适！

我想在这里首先介绍，高永根牧师于九月十五日在星期四祷告会所做的历时一小时的说教内容。

“最近我在釜山的宪政研究所作了三十分钟的讲演后被捕了。获释后，我一直隐蔽在地下没有露面，是因为我想在这个星期四祷告会上发表我之所信。现在警察在外面包围着，所以这个祷告会一结束，我就会被逮去。目前，我们在国内和国外都面临了危机。

“日本又来侵略我国了。和过去一样，日本是在美国的怂恿下来侵略的。美国已允许日本重新武装，并承认了它对韩国的支配权。目前，韩国正在变成美国和日本的殖民地。朴政权曾允许日本进行经济侵略，而全政权则要允许日本进行文化侵略和武力侵略。他们把文化侵略说成文化交流。

“我们要实现民主化和南北对话。南侵、北侵等词，不应该再用。不然，南方将借口北方南侵，甚至会说出南方必须拉进日本军队这类的话。接着，会允许使用核武器。南北对话、缓和紧张局势、裁军，这便是我们应走的路。全斗焕所说的南北首脑会谈，只不过是欺骗国民的一套空话。他说，他要同共产主义者对话，但拒绝同一个制度下生活的金大中、金泳三等人对话，这是什么意思？

“拿全政权来说，它是没有一点正统性的。他们是刺杀或逮捕陆军参谋长等人之后，篡夺政权的。他们甚至借口光州市民要求军人回军队去，肆行了大屠杀，并恣意修改宪法，施行暴力政治。他们对象我这样的牧师，也随意逮捕，还破口大骂，说我是呆子。过去，朴钟万司机焚身自杀时，警察甚至把我们六十余人关进机动警察队的囚车里

乱放了催泪弹。

“如今 外债总额已达五百十五亿美元 其中全政权拉进的外债占三百十五亿美元。这就是说，他每一小时货来五亿八千万圆外债。今年，这个外债的利息将达四十四亿美元，而今年该偿还的外债本金就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两项款合起来，几乎与今年的国防费八十三亿美元相等。另外，政府发表说，今年的贸易赤字，至少达十一亿美元。

“我想 为了奥运会所费的外汇 恐怕也够多的。为此，得利的是日本。人嘛，可能到汉城来，可是钱呢，他们会尽可能在日本花掉。他们想做奥运会的东道国，纯粹是为延长政权而搞的虚张声势的把戏。

“韩国 可能是在地球上学生的示威斗争搞得最多的国家。原因很明白。如果不由军人来搞政治，示威斗争也就会销声匿迹。现在是军人搞政治、政治家坐牢、学生搞示威斗争的时代。有一次，学生对凶恶的暴力提出抗议，警察就回答说‘无石就无弹’。意思是说 学生若不掷石头 机动警察也就不会打出子弹。这样 学生们又回敬一句说，‘回军就回学’。意思是，军人回军队去，学生自然会回学校，示威斗争也就不会发生。这些话语当然都未见报。我想，军人应该回军队去 政治家应该回到政界来，学生应该回学校去。可是，在目前的军人政治体制下是办不到的。前些天发生了中国的一架轰炸机发生故障没能飞到目的地就紧急着陆的事件，据说政府过了两个小时后才得知这件事。一发生学生示威斗争，七秒钟后他们就能进行镇压，而为何

对这类大事件却这样不灵通呢？这就说明了现政权所说的保安。

“在监狱里有一个强盗犯曾对我说：‘我这个人只因十万圆被逮住坐牢，而李厚洛、金钟泌、丁来赫等人分别一口吞掉一百九十亿、二百亿和一百四十亿圆闹起了极大的风波，还不是优哉游哉！’

“国法待人如此不公平 国情自然不会平稳。正义应该占上风。

“不能实现民主化，是因为美国推行支持独裁的政策。

“不能实现民主化的另一原因 还在于军部的反动性和我们本身抱有奴隶式的利己主义。有一部分人认为，肚子饱，万事了，无须去冒险。不去发挥勇敢精神，不付出流血牺牲，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

“我已经坐牢十三次 实在不愿再去坐牢。但是 总要有有人带头行动呀，所以我有可能第十四次被带去蹲监。我们非但要为反对政治独裁去斗争，而且还应为在我们家庭、村庄和在我们的周围，铲除独裁式的思考而进行努力。”

他所谈的话，可以看做反映着今天的韩国人中普遍存在的想法。结果，这个牧师又被逮了去。

有一个大学生要焚身自杀。那事发生于九月十七日。现在，他躺在汉城基督医院病床上，全身烧伤百分之八十，处于濒死状态。他在焚身自杀之前高呼“禁止镇压学校”、“维护民主生存权”、“打倒独裁政权”、“军事独裁滚下台去”、“废除学校安定法”。还向参加学生大会的学友散发《良心宣

言》，那里写道：

“……现在 分裂四十年的苦难历史中 军事独裁与民众要求生存权利的心愿和渴求自由的血的呐喊背道而驰，只为维持自己的权力，力图倒转历史车轮。

“国家的外债 竟达五百多亿美元。由于推行对进口商品的开放政策，农民的生活惨遭破坏，工人变得瘦骨嶙嶙，而军事独裁政权对处于水深火热的民众生活，熟视无睹，只顾挥舞刀枪，强求服从权力。这个政权还策划阴谋，妄图把民族的自主性，抛售给美国佬和东洋鬼子。

“我作为热爱我出生成长的这块土地的热血青年 不能坐视我民族在被抹杀主体。我认为，必须打倒现在的独裁政权。我确信，只有根据全民众的自由舆论，坚决树立我们的主体，向世界各国宣布自主，我们才能争取解放。我怀着这一信念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为反对独裁政权，将战斗到最后一刻，而不后退一步。我衷心期望这种斗争在民众中日益扩大。

“独裁政权即使挥舞刀枪 实行学校安定法等恶法 也决不能挫败我们的这一坚决意志。向怀抱忘我精神为这一民族的民主，为争取解放、自由独立国家，为民众的真正的人生，舍身斗争的战士们，我再次由衷地表示敬意。最后，我严正警告现政权：应对光州屠杀事件负责，全斗焕滚下台去！废除针对学校的恶法，独裁政权滚下台去！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 星期二 宋光永”

宋光永的生命危在旦夕。对他的悲惨命运，各报只字

未提。许多青年走投无路，该这么死去不成？人们何曾想到，在他民族的支配下获得解放后，竟要生活在如此苛刻的时代。这是分裂的时代带来的现实，而不是解放带来的。究竟是谁在给根本没有正统性、没有资格的暴力政权撑腰？是军部还是资本家？是美国？是日本？那就是支配世界的大资本。他们为了自己的财富，妄图对一切进行政治控制。就是他们，策划在汉城举行奥运会，决定在汉城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会议。大声鼓吹反共思想的，正是他们。就因为有他们，青年们死得那样惨，接连受拷刑的折磨。照他们的说法，可以说如今正在受审判的参加了为民族、民众、民主而战的三民斗争委员会的那些学生大逆不道，都带有赤色思想，违反国家保安法犯下了重罪。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会议和拷问

自十月八日至十一日，在汉城薛雷顿饭店举行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全体会议。在这之前，二日举行了代表会议，五日举行了部长级会议。这样看来，这是个总共费时十天的大会议。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汉城市确实确实处在戒严状态。街道上的学生示威游行镇压得差不多了，但在大学校园内到处“隶属外国的、外债政权滚下台！”的喊声不断。街道上交通停顿，机动队出动。走在街道上的青年走不出十米就



要被搜查周身和书包，只要稍有可疑就被逮走。在这时期，有三百名以上的学生领导人被逮去受残酷的刑讯。

一边在进行冠冕堂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会议，另一边则进行暴行、逮捕和拷问。这就是韩国的现况，这令人痛心的对照，照实反映了现实。受刑讯的人们，如何看待这次理事会会议的呢？几乎所有民主化力量参加的民主统一民众运动联合发表了两份声明。只要看看这些声明就可以充分了解他们的见解。

十月十一日发表的声明《隶属外国的、外债政权滚下台》开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指出：“全然不顾面临经济危机和民生苦受折磨的国民，在汉城举行的历时十多天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例会，是一个由舞会和宴会编排的‘跳舞的会议’”。十月八日，民主统一民众运动联合等民主势力举行了‘谴责外债政权泛国民大会’。当然机动队对此施加无情的暴力。对这一镇压情况，声明指出：

“在举行泛国民大会的前后，全国各地的大小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接连不断。军事独裁政权在这个期间，为阻止民主市民行使应有的权利——自由与和平的集会和示威进行疯狂挣扎。他们将无数的民主民众运动者加以软禁、指名搜捕或拘留、拘禁。从本月七日起，用暴力封闭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和韩国工人福利协议会的办公室，全国许多城市到处都有警察出动镇压。还使劳动者提前下班，逼饭馆和酒店缩短营业时间。”

在这样的拷问横行的环境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例会，却是以舞会联贯起来。他们就是这样，“伪装得好象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现政权的执政情况很安定，企图以此掩盖这个国家是第三世界的主要债务国这一真实情况。”同时，全斗焕集团大肆宣传说，这次会议在汉城举行是因为有这个国家发展了的国力作后盾，这“又是显示韩国发展面貌的好机会”等。然而“消耗巨额外汇铺张了一番的”这次例会的真相怎么样了呢？对这一点，民主民众力量作了如下的评价：

“这些国际金融机构虽说是由世界许多国家参加的国际机构，但实际上它是由国际高利贷业者——五大国（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所摆布的。现今第三世界债务国的债务共达九千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六十五是欠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规定，它的主要决议取得了与会者的百分之八十五的赞成才能得以通过。可是，美国在理事会掌握着百分之二十的投票权，所以如果美国行使否决权，即使是合理的决议案也无法得到通过的。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世界主要债务国（所谓“二十四国集团”）在这期间，为反对无视债务国的能力的债权国的高利贷款条件，要求缓和偿还条件、延长偿还日期、改善造成偿还困难的交易条件和贸易障壁等，但强大债权国在这次汉城例会也行使实力压下了面临财政困难的弱小债务国提出的迫切要求。”

如上所述，进行抗拒的方面的见解是正确的。在那种

环境中，全斗焕集团并没站在第三世界的一边同甘共苦，而是高喊自己是“模范债务国”，向持高压姿态的债权国阿谀奉承，对第三世界债务国正义的主张始终采取泼冷水的态度。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才在汉城召开例会的。美国正需要，挂出亲美的招牌压制国民的韩国。全斗焕集团这一次也为不辜负美国的期待竭尽了忠诚。

韩国的民主化力量实际上在为反对这个国际资本的支配进行着斗争。正因为如此，上述的声明呐喊：“谁拉进来的外债？为什么叫国民还债呢？使债台高筑的外债政权要负起责任滚下台！”

实际上民主统一民众运动联合在举行这次理事会之前即十月四日曾经把民主力量的呼声汇总起来，发表了题为《建立民主政府才能解决外债问题》的声明。它是用英文发表的，是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斗争的一环。世界各大国的报刊决不会报道那一类的斗争。那是因为那些报刊本身也是不道德的现代国际资本体制的一部分。

这份声明还指出，现政府曾不许对外债问题论是论非，说“不必担心偿还外债”可是到了最近突然改变态度宣传起要缩减外债。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五，而占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十的外债本息的偿还，准备怎样去解决呢？“本来把引进来的外债全部加以投资经营公司也会受外债的困扰，可你们竟把钱任意挥霍，充作庞大的情报统治的费用，盖起豪华的高楼大厦，乘坐高级轿车游荡来挥金如

士”不是这样吗？“外债是维持得不到国民支持的军事独裁政权的唯一的手法。”直到现在，国际资本一味宣扬后进国的经济发展，而它的实况就是这样的货色。国际资本按照自己的政治计划，把国家机构掌握在他们手里，在世界到处撒下了不幸的种子。他们不仅从政治和经济上进行支配，甚至也从文化上进行支配。如对旨在这种支配的教育进行抵抗，教员和学生都会被监禁，遭严刑拷打。这份声明对外债的实况指出：

“一九八〇年以后，外债增加了三百亿美元，但是这笔钱几乎没有用在盖新工厂方面。在每年引进的外债中，为了偿还外债本息而引进的新外债的比重在继续增加，一九七二年为百分之五十，时过十年的一九八二年为百分之九十五，如今已达到百分之一百了。尽管如此，政府当局说，因为我国出口规模大，因此偿还本息的比率比别的国家要少。政府一面说这种话，一面在极力掩盖有了进口才能出口这一事实，难道你们认为这么做了就能解决外债问题的吗？目前，各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压缩输入的情况下，要想增加输出以偿还外债，就要亏本出售商品。要是这样，由此而来的负担就要落在工人身上，工资就要降低。工人的工资降低了，那么农民辛辛苦苦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也要跌落的。归根到底，过去极少数上层人物拉进来的巨额外债，就要由这个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担负起来。这就是现政府所推行的名为缩减外债运动的反民众的政策。”

是谁在挥霍加速增加的外债？那些外债都用在哪儿啦？

声明要求必须弄清这一点。极少数高级官吏，收入高的阶层、财阀们，不是还在一面拉进外债，一面搬去自己的财产吗？他们把钱财转移到美国，送子女到美国去留学，他们本身则旅游世界各地，买进外国奢华的商品来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买进外国牛来赚了三千亿圆的集团是谁，相反为这牛吃尽苦头，最后不得不吞农药自杀的人又是谁呢？”事情是这样，可是到了现今，还对那些贫穷的工人和农民宣扬要缩减外债，这成话吗？对于这一点，声明主张：建立民主政府来查明外债的行踪，用全体国民联合的力量想办法解决外债问题。

这个强盗横行霸道的时代，可与哪个时代相提并论呢？这可以说是同一九七九年朴正熙没落的前夕一样的。还可以说同一九四五年刚解放时那样的混乱局面相似。最近，南北对话在森严可怕的气氛中进行，因此使人联想起刚解放时的情况。有人说这可与一九〇五年前后，日本侵略朝鲜的那一历史时期相比。这是说历史在重演吗？

新民党说，如果不能实现在国会内发表民主化日程，敦促政府忠实地加以执行，那么就要在国会之外进行全国性的斗争。对此，民正党则威胁说，要是那样做，就会招致可怕的危机。朴正熙时期的共和党的少数余党即国民党公然地说，有风闻说国会将在这届定期国会宣告寿终正寝。意思是说，再次发生政变，国会将被解散。国民认为，今后全斗焕集团会更加乞灵于暴力，但不能靠它扭转的破产局面必将到来。

他们今后也会同大国勾结起来继续大搞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例会那样的宴会把戏。全斗焕集团企图以行使暴力来显示其实力。他们可能期望在明年举办亚运会和一九八八年举行奥运会时出现某种奇迹。也许还在想如果同北方开成首脑会谈，就会大大提高威信，可以苟延残喘。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说，在祖国分裂后的历史上第一次开辟伟大的纪元。他们思量，仅靠从前进行的互访离散南北的家属的活动是不能平息国民的反抗心理的。表面上会继续进行冠冕堂皇的政治活动。但是对拷问的怨声越来越高。这是因为全斗焕集团坚信，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除了走这条路，别无他法。我们今后也要同海外同胞一道对这样被压抑和遮蔽着的悲惨的事实予以最大的关注。

### 离散南北家属的相逢

自九月二十日上午至二十三日中午，四天三夜七十五个小时，南北的“故乡访问团”互相进行了访问。离散家属故乡访问团五十名、艺术演出团五十名、记者三十名、支援者二十名加上红十字总裁同行，共一百五十一名成员互相访问了南方和北方。这是一次试验性的互访，今后将发展成何种形式，那是不得而知的。在这种南北对话中，北方掌握了主动权，这是事实。将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举行的第十次南北红十字团体正式会谈不知将有何种进展。

在南方，要求民族统一的呐喊声史无前例地高昂起来，而这一力量跟从前的三民斗争委员会一样正在遭受最毒辣的暴力镇压。他们不承认解放后的所谓右派的历史观，如今把共产主义的抗争也要重新评为民族的抗争。对于一九四六年的所谓“大邱暴动事件”和一九四八年的“济州岛暴动”直到现在，说成是共产主义的暴动，不想做正确的历史评价的，但如今想把这些评为民族的抗争。这样在南方一九五〇年战争以后破天荒地出现了超乎想象的新的动向。怎能认为，北方对此毫无关心呢。

南方拘于体面不得不随和北方的提案。然而，他们还是在想以此遮蔽国民的耳目，为把对话的内容用来做反共宣传和利用于巩固全斗焕集团的统治而疯狂挣扎。他们说，因为同北方的差别太大，所以无法和解。从南方到北方去的人们说，离散家属能这样相逢是上帝的旨意，北方的人们却说，这是托金日成主席的福。

电视台间或播放来自北方的艺术团演出节目的一两个场面，还加了大加诽谤的解说：北方演出的节目带有军事味，因含政治内容，显得很生硬，演出的水平比想象的还要低，由于受苏联和中国的影响，失去了民族传统等等。与此相反，在北方表演的南方艺术团的节目经长时间全部播放了。

我的一个新闻记者朋友说：

“去北方的访问团成员也选了些特殊的人物。天主教派去了池学淳主教。基督教方面选派了根本不出名的牧师。他

们甚至把这种机会也利用于离间天主教和基督教，故意用这种手法破坏两教的均势。在北方艺术团演出时挑选三千名观客到剧场去。还下了一道严命：北方分发的节目单绝不允许带到剧场外边去；不许鼓掌喝采或表示感叹。在电视广播上间或播放北方来南方进行演出的一两个场景，而进行连篇的非难，这是不对的啊。给电视广播台打来了无数的抗议电话。搞得太卑劣了。”他接着说：

“南方曾恶意宣传说北方印节目单的纸张和北方的衣着都是本世纪五十年代的水平。他们根本没有为找出南北共同点而努力，一味进行了政治宣传。在国民都清楚政治上差别的条件下，他们有意去突出文化上的差别来给人们以冲动。就在这时候，在仁川地区近一百名工人被逮走，几千名先进工人开始被放逐了。政府方面认定以三民斗争委员会为中心的抵抗力量为激进的赤色分子。他们说，这种抵抗力量正在帮助北方，所以要另眼看待。他们是想用这种办法把害怕共产主义的中间阶层的国民再次拉到当权派一边来哩。全斗焕集团就是这样把南北的互访利用于政治目的。那些离散家属虽肩负着这种政治上重担相隔几十年重逢，但他们的痛哭声，令人痛心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同一个民族。这可以说是，即使受政治迫害，人性仍继续存在。不知到什么时候它才能摧毁政治障碍呀！这次我刻骨地感受到我们的民族性的确是坚定的。从北方来的人们开始极力克制着自己，但是终于哭出了声。”

在北方，从南方去的五十人当中有三十五名同家属相



逢，而从北方来的人们当中有三十人同家属相逢。八十高龄的老母亲没有忘记大儿子的名字，但没有认出儿子的脸庞呆呆地站在那里，最后眼泪湿润了两腮。这是因为儿子把母亲的手放在了他幼年时代被石头打伤的眼睑的伤痕上。有的母亲当场昏倒了。“愿您延年益寿！”只好来世再见了！”这样相互告辞分手的场面，更加令人不禁挥泪。观看电视的所有的国民都哭泣了。他们叹息道，带来那种不幸的、如今也强迫重演那种悲剧的，正是政治权力。他们并没有失去感受这种内心苦痛的人性。

九月二十日《东亚日报》社论《国焕他们父子流的眼泪》开头这样写道：

“那个学生的名字叫国焕。他的故乡是安城。他是警察指名搜查的人。十八日中午时分正在学校里主持紧急学生大会时，他的父母、姐姐和叔叔突然出现。他们在他们面前流着眼泪留下这么一句话‘这也许会变成最后为父母的一次孝顺’就自动就捕。他把‘国焕啊，千万要听我的话’这样哀求的父亲和昏倒的母亲，留在大学校区被带走了。一九八五年秋天我们也遭到催泪弹的打击而流过很多的‘眼泪’。然而，在国焕同他的父母相见的情景面前第一次流下了那么扣动心弦的热泪。他那‘出于人情的、过分富于人情的眼泪的真正意义’为何使我们越想越觉心痛？”

社论说这令人悲痛的情景是“东方式的人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也许这篇社论更是“东方式”的。连这篇社论也都批判非人的军人政治说：“特别是那些掌握政权的人

应该对只因自己缺乏政治实力，让那些父母和儿子流下可以不流的血和泪的事态，做自我反省”。

这种反政治的、反权力的意识可以说是民族传统意识，将在临近的政治形势和同北方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环境中，更强硬起来。如果是真的这样，那么，政治将会进一步掌握在军事匪帮的魔掌里去。基于这种形势，建立能同国民进行对话的民主政权，也是民族史所提出的迫切要求。只有在清除了反政治意识的民主政治下，才有可能进行不被恶意地利用于政治的南北对话。怎样做，才能克服南北的政治差别，多少减轻共同的痛楚，才能寻求共同的利益呢？

## 啊，韩国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讯

### 日益深重的屈辱感

十一月二十日，东亚日报评论委员室长金镇铉给特辑栏投稿的文章加了《啊 韩国哟》这样的标题 在文章的末尾用三位大学教授对今日现实表示的慨叹和从天主教正义体现全国司祭团的控告书中援引的恳切的祈愿来结束了它。

“要给这个国度、这国百姓带来什么样的严峻考验，还是要赐予慈祥的恩惠呀？海外形势日趋恶化，国内现实的险恶都在威胁着这个国度的百姓。由于思想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我们走投无路了。

“啊，韩国哟！你要往何处去。愿上帝拯救这个国度。保佑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吧。”

十二月四日，金镇铉又在特辑栏上发表以《逆风凶猛……》为题的文章，慨叹每况愈下的经济情况，要求出现新的“政治力量”。他最后写道：

“政治应该为建立第二国家奠定新的基础，创造新的类型，为此，必须坚持大团结的原则。但是，国内形势变得

比海外更坏。”

今天，对报刊实行严密管制的情况下，报纸上登出这种文章，这就说明，局势达到了非常紧迫的境地。看了报纸，就感到崩溃逼在眉睫了，这就是国民普遍的意识状态。特别是上层阶级如同登在这个特辑栏上的文章，为韩国的灭亡担忧。

有一件极为荒诞无稽的事。十二月二日大清早，执政党——民正党只把自己党所属国会议员秘密地召集在国会议事堂一楼一百四十六号室里，同时召开预算决算委员会总会和国会本会议，仅用二分钟通过了一九八六年度预算案。新民党所属国会议员得悉，急忙赶到现场，砸破锁上的门冲进去登上讲台，但他们只能挥动拳头，无可奈何。于是他们展开绝食静坐斗争，宣布已通过的预算案无效。在这种情况下，十二月三日，在汉城薛雷顿饭店，北南红十字代表和咨询委员（南北代表共二十八名）讨论了离散家属会晤的问题。

另一方面，十二月二日，九个学生占据了光州美国文化院，这好象是一九八〇年的光州抗争的延续，但他们在九小时十分钟后被警察逮走了。这就是今日韩国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北南之间的和解问题，只不过是一场空谈而已。因此，这次的接触也不能取得任何进展，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尽管是这样，全斗焕集团厚颜无耻地说，因为在野党——新民党议员砸坏议事堂的器物，非法地占据了讲

台，所以要依法惩治他们和他们的辅佐官。并说什么，辅佐官要立即逮去进行调查，议员要在一个星期后国会闭会的同时提交给司法机关。这就是全斗焕集团的所谓硬性政策。但是，任何政治或经济政策，都已经误时了。没有革命的变革 就不能指望‘政治势力的整顿’。真是不幸的事。难道，现在只能和东亚日报特辑栏的作者一起祷告说“上帝啊，要给这个国度、这国百姓带来什么样的严峻考验，还是赐予慈祥的恩惠呀……”。

看来，在卑鄙无耻的政权下，只好过这种卑鄙的生活。

在国会上进行静坐斗争的时候，在各大学，几千名学生举行了“争取撤销宪法及释放被监禁的学友和在野人士的全学联 全国学生联盟 第十二次大会”。在延世大学 受通令搜捕的三民斗争委员会委员长、延世大学总学生会会长郑泰根指导斗争后被逮捕了。东亚日报记者金尚永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报道：

“大哥 这家伙是我抓来的。”

“什么？你这狗日的，这家伙是我抓的，还不快给我放手！”

为逮捕全学联三民斗争委员会委员长兼延世大学总学生会会长郑泰根（二十二岁，经济学系四年级，被勒令退学），便衣警察们于二十九日下午一点五十五分在延世大学正门前大吵起来。

郑泰根是美国文化院静坐斗争事件的背后操纵者的嫌疑犯，受六个月的通令搜捕的。如果逮捕了他，能晋升一

级，还能领到一百万圆奖金。由于这诱人的奖赏，便衣警察们互相争斗，丝毫不肯让步。

十多名警察一拥而上，想抓住郑泰根，哪怕能抓到他的袖子也好。郑君的双臂被扭，脸被仰起，他要求，“让我穿上脱掉的鞋。”但无人理睬。

据说“晋升一级、奖金一百万圆”的“便衣警察的梦”化为泡影了。据说，在这样的环境中，郑泰根在“全学联第十二次大会”上吐露了自己的心情。他说：

“这些日子里，我躲避警察的监视，不只一两次在露天过夜，忍饥挨饿。但是我想到家属和学友们因为我的事遭受的痛苦，感到更难过。”

暴力横行的时代要出现卑鄙的人。这是可怕的事。可是应该自慰说，如不是这样的时代，青年们哪能发扬那么崇高的精神呢。

这样的世道，要容忍到什么时候呢？把那些恶棍、腐败透顶的民族叛徒叫做总统、国务总理、国会议长，对他们屈从，由此产生的屈辱感，使国民挣扎起来。如果稍为抵抗，就遭到那卑鄙无耻的警察的迫害和欺侮。这个国家的国民是根据儒教传统，谈论道义，培养了自尊心的，他们已经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因此批评和抵抗的呼声越发高昂起来。工人出身的诗人朴鲁惠在寄给汉城工人运动联合出的报纸的诗《统统烧毁》的末尾写道：

统统烧毁

直到解放的那天。  
把这身躯当导火线，  
犹如风暴，犹如怒涛，  
犹如呼呼喷火的活火山，  
熊熊燃烧的斗争火焰，  
烧毁一切压迫和剥削，  
烧毁那毒辣的三反势力，  
统统烧毁！

“三反势力”指的是“压迫和掠夺民众的反民主反民族的军事独裁和外来势力”。朴鲁惠是还未出名的工人出身的诗人。

全斗焕集团只能依靠暴力苟延残喘，直到灭亡的那天，别无他法。旅居海外的朋友们可能不大了解这么紧迫的事态。那是因为大国的出版物对这种问题漠不关心。从这个国家的现实来看，由于解放以来积蓄已久的种种矛盾，似乎马上就要爆炸一般。全斗焕集团盲目的暴力行为，使一切矛盾加剧了。在朴政权统治下，政治犯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四百三十名左右，现在则达到八百名。他们一到法庭，就理直气壮地主张自己的想法，蔑视和嘲讽检察官和审判官。在斗争日益扩大的气氛中，经济危机在加深，失业者大军彷徨街头。除了有外债的重压以外，美国等要求开放市场，民主化斗争力量这种种压力越来越大。国会面临破产局面，全斗焕集团还被军部和官僚集团孤立起来了。所以，电视

台常常放映全斗焕同韩国军或美军高级将领握手的场面。

另一方面，有关政变的风闻不断地流传，国民由于忍无可忍的屈辱感而挣扎起来。全斗焕集团到底有什么政权的正统性？这个国家正处于爆炸前夕。现在无数国民的视线集中在遥远的菲律宾。这是因为两国都在美国支配圈内的亚洲，遭受着生存的痛苦的折磨。

### 修宪斗争日见高涨

新民党所属国会议员们针对“民正党片面地非法通过预算案”的紧急事态，在国会内进行四天四夜的静坐斗争，还展开了二十四小时的绝食斗争。十二月三日早晨，举行汽车行进示威，从议事堂坐落的汝矣岛一直行进到汉城市区。虽然报纸上没有报道，但有二百多人分乘一百多辆汽车，挂起写有“修改宪法”“片面通过无效”等字样的横幅标语，展开了一个小时的示威斗争。路上的市民向他们报以鼓掌，伸出两个手指作出象征胜利的V字来挥动，横暴的警察对此束手无策，间或以维持交通秩序为借口，卡断行进队列。

新民党宣称，如果不能在国会上讨论修改宪法和总统直接选举制问题，就要采取在国会外搜集一千万名选民签名的战术。对此，执政党的卢泰愚代表委员发表说什么要在报纸和电视上讨论这个问题之类的话，疯狂地企图破坏这一签名运动。



新民党的斗争正在取得成果。国民当中有的希望他们展开更积极的斗争。但是新民党明确态度，明白表明他们所反对或主张那些问题，并采取了要展开持久战的姿态。因为他们相信，全斗焕集团根本没有可能收拾现政治局面，他们一定会崩溃。因此，他们在国会上对全斗焕集团施加压力，使他们更加暴露出其残暴性。这么一来，目前国民对全斗焕集团的憎恨已超越了限点。背弃全斗焕政权的局面日趋严重，不知这将带来何种结果。

由于这种种原因，全斗焕集团在电视上放映了国会内互相厮打的乱斗场面，他们的目的是，借此在国民中间造成对政治的不信任，以致对政治漠不关心。然而，现在这种做法也收不到效果了。对国会的不信任，并不意味着对政府的信赖。对现政治的不信任，大大助长了国民对可以信赖的政治的渴望，而且酿成了等待革命变革到来的急进倾向。

民主化运动的一切口号集约地表现在要“争取民主宪法”的志向方面 他们的目标首先是国民在“总统”直接选举中取得胜利。联系到这个问题，新民党在国会上要求设立修宪特别委员会，同时要求设立拷问真相调查委员会和不实企业调查特别委员会。十一月二十日，一切民主力量汇总起来组成了民主、统一民众运动联合民主宪法争取委员会。该会代表在野民主人士的呼声于十二月二日发表了声明《让我们前进，去争取民主宪法！迎接争取民主宪法第一次实践大会》这里援引其序言的一部分和结束语《我们

的决心》。

“一九八五年又快过去，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呢？一九八〇年五月，极少数反人民的军部势力残酷地践踏全体国民对民主化的热切愿望，篡夺政权，在建设‘先进祖国’、‘幸福社会’的美名下，对国民施加暴力镇压，为使特权阶层穷奢极欲，残酷地掠夺了民众，结果民众的生活面临着破产局面。不仅如此，那些谴责苛政，疾呼‘打倒军事独裁’的学生和为争取农民和工人的生存权利勇敢战斗的人们今天也接连不断地被拉到监狱去。军事独裁政权的手脚——警察和搜查机关，对他们施加毒刑，贴上‘容共分子’的标签。那些做法官的最起码的良心都抛于脑后的人们，主管的司法部，对爱国的民主人士宣告残酷的刑罚。恸哭声和呻吟声笼罩整个疆土。由于一小撮独裁政权的强硬派及其走狗的野蛮暴行，韩国作为野蛮人统治的国家被全世界广为知晓，致使无辜的国民的民族自尊心也遭到损伤。

“我们应该怎样去扭转这黑暗的现实呢？用一句话来说，如果造成这一切民族危机的肇事者——军事独裁政权不滚下台，民主政府不建立起来，民众的悲惨生活就会越来越深重。”

“现在民族史要求我们决策。我们再不能忍受军事独裁的暴力镇压，对于民众生活的凋零和民族灭亡的危机，袖手旁观。我们宣布，要和全体国民一道，同那些衷心希望民主化和统一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为了实现打倒军事独裁、建立民主政府的第一道工序——民主宪法而斗争。实

现民主化的那一天不会自行到来的，实现统一的那一天也不会自行到来。为了迎接那天，我们要进行庄严的斗争。

“为把军事独裁政权赶下台 我们要斗争 为争取民主宪法 让我们前进！”

这个声明，号召军事独裁政权、新民党和国民，要他们去变革历史。其他民主化团体的呼声也同它汇合起来。民众佛教运动联合、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韩国基督教青年协议会、大韩天主教学生总联盟、韩国基督教学生会总联盟等团体持同样立场于十二月六日发表声明《废除军事独裁宪法，争取民主宪法》，谴责“现掌权势力”的三反性（反民主、反民众、反民族）要求它滚下台。下面援引其一段：

“……在越发高涨的反军事独裁斗争中受到锻炼和考验的民众意识，再不容许民众成为保守政客们无聊的争论对象。觉悟了的民众不仅否认现政权勉强维持的‘假安定’，而且勇敢地投身于‘真实的不安定，操民族史走正确道路。我们在暴力镇压和阴谋充斥的情况下，正视这一铁的现实，决意剔除残留在摇摇欲坠的军事独裁政权堡垒里的仅有的最后一个装饰品。同时，我们要在我国历史上干干净净地清除军事独裁肮脏的污点，然后和这个疆土上的民众一起，抱着满腔的喜悦和希望，建立充满正义与和平的新房子。我们在这里宣布，为了废除招致一切牺牲和痛苦的根源——军事独裁宪法，制定开辟民族史的新纪元的民主宪法，开展神圣的斗争，并满怀激越向所有的民主运动同志传达这一消息。我们作为由于惨无人道的军事独裁而民众所受的

一切痛苦和迫害的活的见证人，作为民众亲近的同志，作为为民主和正义而战的民族、民众的战士，将最明智地、最勇敢地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这个声明还主张“争取民主宪法”，“废除军事独裁宪法”，“用杀人的毒刑捏造容共的暴力政权滚下台”等。同时强调“要制止把南北对话利用于长期掌权”。这是因为全斗焕集团为了苟延残喘，妄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奥运会和南北对话。那些参加斗争的人们想把他们的这种作法变成勒紧他们自己的脖子的东西，而且为了真地带来那种结果展开斗争。

学生们对“三民宪法”抱有明确的理念。“三民宪法”是基于“民族、民主、民众”的“三民理念”的宪法。这种理念要求变革这个社会，而不是维持这个社会。这种理念是“由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代表民众的利害关系，确信历史走向进步的集体所创造的正确理念”，是“以解放民众的本质上的要求为内容”的。争取民众民主宪法，打倒军事独裁斗争委员会出版的小册子《军事独裁和民众民主宪法》，明确地反映了青年们的这种革命理念。

这本小册子写道，一九六〇年四·一九革命时期把“革命的果实让给自由主义政客，使革命流了产”，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朴正熙被杀的时候，反对“维新反动法西斯体制”的七十年代的斗争只停留在“模糊的反对独裁、主张民主化”的地步，缺乏理念和组织，但是现在与那时大不相同了。

小册子对新民党的斗争作了分析，指出他们只是想通过

修改宪法建立自由民主主义政权。这本小册子主张说，“由于经济附属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财富流入先进国家，不能公平地把财富分配给民众，因此这个政权也必然要滚落到法西斯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民众民主修宪斗争不要作“在新民党的主导下进行的总统直接选举制修宪斗争的尾巴，而要把新民党引进民众民主修宪斗争的旗帜之下。”对于三民宪法的内容，年轻一代主张，“保证民众的一切民权利”“建立民众解放——民众能够过人的生活的民众的经济秩序”“维护民族自主性”“以民众为主体，由民众实现民族统一”为此必须推翻军事独裁，组织宪法制定议会，来制定民众民主宪法，建立民众民主政府。

按照这种方向进行斗争的青年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他们在‘行动纲领’中明确表明说：“要在打倒军事独裁、争取民众民主宪法的目标下，实现一切斗争统一步调”，并且“要对于工人和学生的牢固团结及他们的主动斗争、同自由主义政治势力——新民党的联合斗争和三民主义的正确性，将满怀信心加以宣传。”

以“汉城大学民主宣言社”的名义发行《民主宣言》这也是这种斗争的一环。这个宣言里的很显眼的字句是：“扼杀韩国民众的美国资本滚出去”，“目前从韩半岛应赶走的逆贼、蹂躏三民的两兄弟是全斗焕和全敬焕，一个要以滥用暴力的罪名，另一个要用营私舞弊的罪名赶出去。”在宣言里还能见到“官制共产主义制造所——南营洞分室”“逆贼的侍女朴奉植（汉城大学校长）”等字眼。

年轻一代具有思想和组织，运用具体而切实可行的战略策略开展斗争。他们很久以前就克服了感情用事的反抗，为同一个目标团结了起来。站在他们斗争的前列的是大学四年级学生。他们选择的是：拒绝在腐败透顶的社会就业；拒绝入伍、拒绝在反民族的军队里被迫做奴役性服从。他们希望在这一斗争中得到锻炼、获得资格，并不以获得毕业证书为重。他们不怕被捕入狱。因此，全斗焕政权以毒刑威胁着他们。他们的斗争已经超出单纯的感情上的冲动，带有现实主义性质。这不是伤感性的行动，而是政治。因此，他们目前同新民党、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势力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同样，在打倒“军事独裁”以后也将坚持其理念，坚守和巩固恢复了的民主这一已争取到的成果，勇往直前。看来，他们在长期的斗争中获得了组织和思想、忘我的风格和现实主义的睿智。正因为如此，独裁政权疯狂地企图毁掉他们的肉体和理智、摧毁他们的活动。这些恐怕就是与一九六〇年的四·一九民主革命有所区别的最大不同点。

菲律宾的总统选举引起人们很大的关心。国民纷纷追问道，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都在举行总统直接选举，全斗焕集团为什么就不能那样做呢？但是政府没有任何办法来说服他们。

## 可在报刊上看到的東西

十一月十八日，民正党中央政治研修院被一百九十一名學生占据了。他们全体都被扣押和起诉。据说，他们当中有很多女學生，公務员的子弟也很多。在那之后，光州美国文化院和纤维工会等也被占据了。因此，治安本部下令“要在有可能被學生占据的二百五十一所公共机关加强警戒”。可以说，在对付學生的思想化及其斗争方面全斗焕集团的暴力完全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至多就是命令“同时检查大学街宿舍村”，或者指示“重新检查對學生的思想理念教育并加以补充和完善”。另外，在寒假期间寻访學生的父母谋求“加强对學生的指导”。

全斗焕集团首先致力于宣传學生运动是容共的、暴力的行为，防止国民赞同这一运动，以便使运动孤立起来。全斗焕集团说“为了制止激进學生的暴力，国民要帮忙”。同时，他们认为“三民宪法”里贯穿着新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是同情北方共产主义的行为。还硬挑剔说，“北韩煽动说，我们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法西斯制度’學生不也在说‘法西斯宪法，啦，什么的吗’”。全斗焕集团说，因为學生同日本的“赤军”是同样的性质 所以是带有暴力性的。这等于说，如果不歌颂或屈从于这腐败透顶的暴力时代，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都是赤色分子。

十一月二十一日，几千名学生聚集在汉城大学里举行了泛国民大会。会后，属于民主化推进协议会等的六名在野人士被扣留了。他们说，他们出席学生集会就修改宪法问题讲话，这等于煽动举行非法集会和示威。他们甚至说，这一运动是容共的和暴力性的，所以他们的罪过尤其严重。这样掀起了把学生运动说成是容共的暴力行为的浪潮，这是为了向美国回答说，不是在镇压民主化运动，而是在镇压那些使反共国家处于险境的容共暴力分子。这样，倒使那些参加民主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和教会领导人暂时免了坐牢。但是这等于哑巴吃黄连，决不能成为收拾局面的对策。由于那种缓冲之计，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反而进一步加强了相互支持，他们的活动变得更加大胆而积极了。年轻人也不怕他们来诬蔑和中伤。以全国学生总联合宣传局的名义发行的《百万学生》第五期十一月二十九日发行里发表了题为《在任何镇压下，百万学生 毫不动摇》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

“鸚鵡学舌式的各家报纸于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同时刊登了政府某机关（为什么连机关名称也不敢标明？是害怕吗？）发表的文章。该文章分析说：‘看了大学街的地下油印物《百万学生》第四期’（十一月十九日发行）这一期刊登的有：占据民正党研修院的斗争消息、工人和学生互相支持的斗争、时局宣言、我们的主张等可以断定目前的学生运动把韩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看作是同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统治时期一样的法西斯制度，他们在‘民主’的伪装下以



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正在采用‘赤军派’式的手法 这是超越了单纯地与政府争斗的范围 企图要依靠基层民众推翻制度掌握政权为目标的暴力行为 是反对韩国政府的阴谋。总而言之，文章说的是，第一，他们自己并非法西斯，而是自由民主主义者；第二，把民众民主化运动诽谤成容共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对暴力行为的谩骂。”

对此，《百万学生》非常锐利地加以驳斥了。在这里无法全文转载，现将其一部分援引如下：

“我们的三民理念的来源，不外是要对存在于韩半岛的特殊矛盾作出解答；并阐明这个矛盾所具有的世界史意义的。……把西欧式自由民主的外皮强加在未经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组成体上，显然是为隐蔽法西斯本性的骗人把戏。”

“凭什么说是容共呢？要求基层民众稳定的生活基础，怎么能说是容共呢？他们反对民众实施民众的政治、民众实施民众的宪法；认为，要求民众的政治、民众的宪法，是不稳当的，他们的真面目，也就不言自明了。”

“凭什么说是暴力呢？民主主义意味着对压迫的不断反抗。对施行压迫的政权，必须用暴力来抵抗。要抹杀这种抵抗，等于要以强权树立沉默和屈从的秩序。在一座城市里竟屠杀几千名同胞的人，怎能大言不惭地主张非暴力与和平呢？在助长强征、拷问和世纪末的享乐的人，岂有见人操一块石头就把它说成暴力之理？向只懂得沉默和屈从

的被束缚的民众，主张非暴力，这等于在豺狼当道的荒野上剥掉民众的衣服。”

还有，年轻人发行的称为《贫民斗争宣言》的印刷品也在流布。这种宣传品主张“打倒军事独裁确保民众生存权利，为民众民生争取修宪”，这是因为当权者在重新开发的美名下，用暴力在城市周围撵出贫民。因此，反对这种行径的呐喊声未在普通报纸上反映出来。从那印刷品第一期（十一月二日发行）中引用一部分：

“木洞，贫民被撵走，变成了汉城市的拿土地投机倒把的场所；阳洞，因此地盖了大企业的办公楼，变成了大肚皮社长们的停车场。我们的安身窝是微不足道的木板棚，贫苦的人们相依相亲生活过来的月山（因为在山顶上而得此名——注）到哪里去啦……每当外国人来我国的时候，就闹起流放地摊小商啦，美化环境啦，什么啦等，我们城市贫民的生存权利，惨遭独裁政权的铁蹄践踏。正在这样的时侯 独裁政权叫嚷‘先进祖国’、‘正义社会，愚弄民众 他们的这种手法已登峰造极。”

这个宣言 诘问‘难道独裁政权非作制造‘赤色分子’的自动售货机不成？’不要胡思乱想”。宣言还讽喻说：

“你说有赤色分子吗？……

“要为维持秩序，进行对话吗？……

“举行奥运会，就是先进祖国吗？那笔钱由谁来出？怎么就不想用那笔钱为国民谋福利……

“为民众着想就是赤色分子吗？……

“那么掠夺民众的你们是什么东西？”

“你说选举公约里没说过要为拆房采取措施？”

“那我们就拿出竞选当时的报纸来给你们看吧……”

“你说拆房不该由政府负责？那再开发法是谁制定的啊……”

“你们说我们没有力量，所以不必为此伤脑筋！就是蚯蚓踩它一脚也会蠕动哩……”

对民主化运动的这种“激进化”，全斗焕集团几乎无计可施。对人则逮捕监禁，对“创作和批评社”那样的讲良心的出版社则下封闭令。另一方面，要再来一次军事政变的风闻广为流布。有个预备役陆军上尉装扮成预备役将官，声称只要政变获得成功，就要赐予“特惠”，从韩国道路公社副社长那里勒索“举事资金”九千万圆。

然而，只逮捕了三名连株者，对出资的人却没有问罪。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属内乱罪，而是属欺诈罪。这样的处理方法，说明这并不是为危险的政变计划发出警告，而是表现了全斗焕集团的无能，反正这是穷途末路的景况下扰乱民心的。另外，全斗焕准备了一架专用飞机，人们交头接耳地说这架飞机完全是备他逃跑时用的。

一九八六年月历《民族美术十二张》被没收，有关人员被逮去。那月历是由民主统一民众运动联合，吸收几乎全体民主化运动团体制作的。他们的意图是，告诉全国国民，民众美术是如此健全的。这种精神，用没收月历和审判两三个人的办法是消灭不了的。

还有一桩耐人寻味的事。年轻人用批判的眼光观察解放后的历史，把它看做是分裂的历史、外来势力支配和腐败政权的历史。全斗焕集团对此感到惊慌，指示重新编写八·一五以后的官定《现代史》。在当今的情况下，立足于现实来重新研讨解放后的历史，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已在历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占据了主流，哪里还有能动员来重新编写的反动派呢？有谁能阻挡象大河那样汹涌的洪流和广阔无边的海洋呢？

十一月二十六日，全斗焕集团就此事开了个会议，民主党的代表委员卢泰愚指出：“学校问题”变得尖锐；原因在于用否定的观点考查八·一五以后的现代史；一部分大学生只看到独裁、舞弊选举、长期执政等阴暗面，从反面来考察八·一五以后的现代史，对既往的一代人怀有不信赖的倾向”；“历史被野史、轶闻和风闻所污染，以兴趣为重地加以歪曲，这也是招致社会混乱的基本因素之一。”

他不是顺着历史洪流前进，而是想逆历史洪流而上，力图与每一件事物和现象大叫大嚷地较量。所谓“社会混乱的基本因素”就在于他们当权者本身，但根本没有想去看这一点，反倒四处去寻找。这样下去，只有危机越来越严重。人们不禁从心里叹息说：“啊，大韩民国哟，你向何处流去？”

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出版物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电视是官营的，它反复演出荒谬的闹剧。报纸，如果有一点健全的判断力，就不禁表现出苦恼。报纸显得十分动摇不定。它要象鹦鹉学舌那样传达政府的话。但是报纸，为了

销路也就不能无视国民。对这个国家的现实也不能熟视无睹。浏览报纸的社论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那种苦恼。

让我们在这里审阅一下《东亚日报》的社论。

如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表的社论《编写历史的态度》，对于要把八·一五后的历史改写成为肯定的历史的这一意图表示了反对。如果把自己干的事都编写成正面事物，那就不是为国民而写的‘正确的历史’只能成为一种‘党史’和‘政权史’。写史，当然可以随便写，但那就不是为国民而写的国史。社论驳斥说“如果历史‘被野史、轶闻和风闻所污染’，那么为什么我国的政治史没有带有‘光明磊落的逻辑’，而在‘那种背胡同里徘徊了’呢，这一点不该反省反省吗？”

东亚日报，重视菲律宾的总统直接选举，并对阿根廷的人权法庭勇敢地审判前军事政权首脑一事，表示鼓掌欢迎，十一月十九日题为《学生和政治》的社论指出：“摆脱暴力的恶性循环的出路，只有实行正确的政治”。这一事实，说明了大胆地主张制定民主宪法，总统直接选举制的那天逼近了。

社论要求全斗焕集团弄清它所庇护的不实企业的真相。还揭露军事政变之说飞扬的不安的社会状况，同时还要求“言论的解放”。十二月六日的社论《倒行的世道》讥讽了“吃牛肉吧”“请观看专业棒球赛”等的宣传。

社论直截了当地嘲笑一种事实说：他们赔上外汇向日本出口黄牛，倒过来耗费外汇从日本拉进专业棒球运动员。据社论说，属于新民党的议员为之目瞪口呆，啼笑皆非，找

不出适当的话来攻击，说全斗焕集团的政治就是这样的吗？社论《倒行的世道》的结束语如下：

“必须插手做严格追究责任、该纠正的事和应做的事，税金也要用在当用的地方，精力也要集中在正确的方向。应该动手去引向正确方向的倒行的事太多了。”

崔一男写了短评 题为《对对真是一模一样》(十二月七日)。短评指出，全斗焕集团在小黑屋搞出的大清早由执政党片面通过预算草案的把戏，同崩溃前夕的朴政权的手法一模一样。还谈到了国民常说的“黎明恐怖症”。很不雅观的历史即六·二五南北战争、朴正熙的军事政变、他的毙命、这次通过预算草案事件等，都是在黎明时发生的事件。不知今后还要在黎明时发生多少事件让这个国家的国民受惊。在结束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今年的最后消息之前，我想，引用一位朋友的话来结尾。

“由于完全的政治优先，搞糟了经济和社会。现在似乎一切过时了。啊，我们民族啊，要往何处去？真是遗憾极了。在这事关重大的时刻，还要固执政治权力，糟踏民族的前程吗？”

“现在，我们为了民族，为了统一，这样奋战，把无数年轻人送进冰冷冰冷的监狱里。在这令人心乱的环境中，我们民族要选择哪条道路呢？”

“据国会上公开讲的，要在新的一年里增加一千六百三十一个普通警察和一千八百五十四武装警察。这要跟朴正熙当权时相比，武装警察实际上增加了几十倍。学生失去

了很多的领导人。在冬季里，比大集会要更多地搞别的斗争。对经济帝国主义进行抵抗和修改宪法斗争，继续不断地进行着。由于全斗焕集团发起大反攻，也许我们的生命会处于危险境地。然而，行使暴力是军事独裁者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全斗焕集团也必将因此而灭亡。”

## 美国是友邦乎？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讯

### 狱中的人们

由民主言论运动协议会出的杂志《话语》第三期登了座谈《被监禁学生的父母在说：他们怎么是坏的呢，他们做的是了不起的壮举啊……》，下面援引它的一段。

问：如今已过了很长时间，可能心里平静了一些，当第一次听到关于孩子们的消息，一定受惊不小。请谈谈那时的心情。

答一：真是语言难表啊。那时感到天塌地陷，眼前一片黑暗，心里觉得“这下一切都完了。那孩子的前途被堵塞，成了人生的落伍者”。想到这里，不禁头疼，浑身无力，简直要瘫倒了。

答二：当听到电视报道学生闯进美国文化院时，我有了女儿会闯进那里的预感。我往汉城打电话，结果她不在家。我立刻到汉城来，东奔西走地打听，女儿确实到美国文化院去了。瞬间一阵头昏目眩，心跳得好利害。心想这下子算完了。



答三：有一天，女儿小时的朋友看到报上的消息来看我。那孩子说：“老大娘，真感到抱歉，您看我这么好的，可是她……”说着，她哭了。我对她说：“这有什么抱歉不抱歉的。各走各的路嘛。”女儿的朋友说要去看看她，于是我们一同去探狱了。到了那里，因为不准见面正焦急时，突然我女儿进来了，这才见了她一面。她的朋友对她说：“姐姐结了婚，我也不久就要结婚了。”女儿听了表示很高兴。我心想，小时的朋友都要结婚了，可我那小春（高丽大学德文系四年级李春）年纪轻轻的在牢狱里受折磨，心里难过得透不过气来。

问：这样忍受精神上的冲击真不易呀。最近，可能有时去探狱，有时到法庭鼓励孩子们的，是什么东西给你们带来了这种力量的呢？

答一：无论在监狱会面，或在法庭受审，孩子们的脸上从未显露过悲伤的神色。他们是那样理直气壮，回答得那么清楚，他们满怀信念。于是我想，我们也应该理直气壮。看到他们个个都那么端庄，毫无愁容，可见他们身心都充满了青春的热情、坚定的信念。如不然，怎能对将来置之不顾，选那条艰巨的道路呢？

答二：前不久，我坐上出租汽车对司机说，到永登浦拘留所去。他便问我，是不是学生的母亲。我说，是的。下车时，他说什么也不收我的车钱。

答三：我也坐过出租汽车。在车上说着话，说到了女儿的事。我故意对司机说，女儿家不听父母的话，不好生

念书，闯进美国文化院去了。司机听了倒怪我说：“您有个好样的女儿啊。他们干出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您是不懂得的。那种事可不是谁都能作得到的啊。”

问 很多人都想知道那些被监禁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养育了他们的父母会最了解他们。

答一 当听到广播里说“过激学生”、“容共学生”、“不务学业的有问题的学生”的时候，真是感到怒火中烧。有句俗话说：“世道乱了，使最文静的人变成最热烈的斗士”我每每见了弟弟的同学和低年级的学生衷心感到这句话说得那么中肯。他们个个都那么正直、纯洁，我禁不住惊讶。等到了光明的世道，很想向全世界传扬他们的为人。

答二：小春生长在比较富裕的家庭。她升大学后，有一个时期，她父亲的事情有些不顺当。她安慰爸爸说：“爸爸，有很多人是非常贫困。我们一直过得挺充裕的。遇到再困难的情况也不必担心”。她从学校回来晚了，就把一天里有过的事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你，她真是个好孩子。俗话说，头生女儿是家底儿。我那女儿在家里真是个好帮手。

答三：可能是我没有把女儿教养好。我本想，把她教养成“世间的光”，真没想到她竟成这样一种人出现。她对我说：“妈妈，我是照您教的去做的。”我听着这句话，不禁重温了她的往事。

答四 施敏（汉城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前已被监禁，期满出狱后成了汉城大学复学生协议会代表）最近还说：“姐姐，如果是太平世道，倒想做学校教师……想对孩子们纵

情地讲我读过的书……”。我看到几次，他在小时放下窗帘一面读书一面流泪的模样。他是个感受纯净，而且好感动的孩子。他小时出去老挨打，所以责备他“象个傻瓜似的，怎么挨女孩子的打呀”。他回答说：“要是我打了她，她会疼的慌啊”。大概是他念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妈妈为了贴补家用，开了个小铺。他对母亲非常体贴。早晨，他带着两个饭盒上学去，他为报考大学埋头用功，过十二点回家帮妈妈上好小铺的门板，然后再返回去作功课。学校离家挺远，要走五十分钟。但他不曾出口说，要给他买自行车。当我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他高兴得不得了。他那高兴的样子时常浮现在眼前。

感性如此灵敏的那些年轻人在狱中，在一个月里只允许他们写一次家信。他们在信中写道：

“呆在白热灯下二十四小时，岁月这样流逝。在一个狭窄的、空无一物的空间，只有一个会动的‘物体’。不到两平方米的地面，岂不足够一个‘物体’倒下来。当感觉到四面都由白蒙蒙的东西围着，神志开始昏迷。由三顿饭连接的白昼在蒙胧中逝去，万端思绪纷至沓来，到了脑子昏沉沉的晚间，难于入眠。”

“观念带来行动，那行动又产生观念。可是一夜奔千里的空想只能招来头痛。失去了刺激、夺去了使感情沸腾的对象的现在，自然很难维持那时的观念。我多么想，变成一股峡谷的涧水发出声响，流过岩缝去。”这是从那围着白壁的、二十四小时燃着白热灯的刑讯室送出来的消息。我

在抄它的时候，不时地流下了泪。不用说，那些妈妈、姐姐在读它的时候，恐怕都变成了泪人。在狱中的年轻人已经超越了眼泪，倒变得“平静”了。

另一个人的信写道：

“听到关于热心帮助我们的人的消息，就平心静气地想到人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爱护。把这个社会改变成能对所有的人表示关心和爱护的世道，这就是我们的心愿，同时也是由我们这些过分地受到人们的关心和爱护的人理应去完成的事。”

他们认为，对他们的爱护胜过对他们的虐待。在压迫中，倒会产生纯洁的友爱精神。因此，他们是要用那温暖之气来克服那冷酷的冬令的吧。这一年即将过去。难道，就这样送走应该熊熊燃起怒火的这一年吗！

他们的思想和品质在他们的行动和痛苦中现出萌芽，使他们能够忍受命运摆布，进行斗争。祝他们健康、更加美丽。

## 拷问和死亡

现在是好人遭受痛苦的时代，不，是他们遭屠杀的时代。十月二十九日 检察当局发表说：“扣押了汉城大学‘民促委’（民主化促进委员会之略称）组织成员二十六人。”他们说，汉城大学里有民主化促进委员会，参加这个组织的学生们由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会领导人金槿泰暗中唆使，开

展容共性的抵抗运动。报纸还大加报道说，金槿泰的三个哥哥“北去”，现在仍在北方进行活动，他家此外还有很多“北去”的人。针对这一情况，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会监禁者家属联名发表了声明《揭露现政权的政治骗局》。从其中援引有关金槿泰家属的部分。

“现政权为了给金槿泰扣上容共的帽子愚蠢地编了这么一套脚本：把已经申报死亡的哥哥和亲戚捏造成北去者，甚至把现在勤勤恳恳种地营生的他的夫人印在谨的舅父也说是‘北去’的人。治安本部为了捏造这样的事实对金槿泰施加了杀人拷问。现政权捏造金槿泰和死人见面的事实，借此把他同北方联系了起来。真是无稽之谈，说他这活人同死人见面，用意何在？现政权在两年来公开进行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会活动的金槿泰身上未能发现容共性，成心对他施加了杀人拷问。”

他们在整个夏天苦苦施计，捏造出主张民族、民众、民生的“三民斗争委员会事件”，硬说学生在容共、好动暴力等，要用国家保安法来治他们，可是那个计策未能得逞，这回又抛出了汉城大学的“民主化运动促进委员会事件”。现将民主化促进协议会出的《民主通讯》第四期九月三十日发行止登的《时评——学生运动》中的《学生运动不是‘容共的’》这篇文章中的片断援引如下：

“政府规定为‘容共’团体并动员所有言论机关加以恶意指宣传的所谓‘三民斗委’事实上并不存在。七月二十四日，民主化促进协议会拥有人权委员会委员长朴灿钟在本会常

任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联合会议上明确声明了这一事实。他直接担起有关这个事件的工作，并同有关学生谈过话。朴灿钟委员长的发言要点如下：

“……七月十八日，政府公布对于三民斗争委员会的初步搜索结果说三民斗争委员会是现在实际存在的团体，而且是‘容共的’。这种公布法是非常错误的。据说对现政权的这种公布法抱有不同看法的法务部长官已被更迭。

“他们所说的这次被监禁的五十六人 实际上其中的四十四人早已被监禁，并受了第一审，新近监禁的只有十二人。……他们把因不同案件被捕的二三人为一伙的人全合起来算在一个事件里。甚至给律师的通知里也说的好象五十六人都是为同一个事件被捕的，从而造成了混乱。……”

就是这样 他们为了捏造事件 施加种种非刑拷打。家属们接连发出悲痛的呐喊。被监禁者的内衣满是血迹，所以无法交给家属去洗。金槿泰的夫人在呼吁书《为丈夫在治安本部所受的痛苦而控诉》中写道：

“他说 从五月四日到二十日 经十次受了把全身绑起来进行的电刑、水刑、灌辣椒水或盐水等各种刑罚。几乎没有让他睡一觉，施加拷问的日子连饭都不给吃。开始时，一天里进行五至七小时拷问，后来因为身体衰弱难支减到三小时了。”

报纸报道：于十一月七日，金槿泰作为违反国家保安法嫌疑犯被起诉，直到审判那天，受管制，“禁止家属和亲朋探狱，送文件之类”。对有名的人士只是加以软禁，力求

不引起群议，但对年轻的行动派则采取完全消灭的手法。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会常任副委员长李乙浩终于患起精神错乱症住进汉城市立医院受“监外拘留”。他的夫人发表了呼吁书《控诉对李乙浩施加刑讯致使他成为精神病人的现政权》。下面援引其中的一段：

“九月二日 李乙浩被来历不明的汉子非法地带到治安本部南营洞反共分室，到了第四十四天犯了这种病。治安本部的刑讯竟持续了二十三天。李乙浩说：连一顿饭也不给吃，身体都无力支撑。精神上的痛苦更是无法忍受，硬逼我招供去过北方。九月二十四日，被移送到检察机关。从此他诉苦说：‘每天一到夜里就惊醒。身体实在支持不住’。尽管如此，检察当局每天不断地施加拷问。”

七月，在大邱教导所发生了施加野蛮暴行的事件，郑镇宽在狱中叫他的哥哥出面提出了控诉。控诉对象是：该所所长、保安科长、主任等与事件有关者。控诉状开头写道：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从十三点左右开始直到夜里两点钟，正在大邱教导所服役的起诉人（郑镇宽）等十六人被打击队、担当教导官、警备教导队等一百多人押到保安科地下室，身子被紧紧地绑起来，挨了痛打。起诉人的牙齿两颗被打断，两颗被打伤。脖子上的伤给缝了八针。李乙哲昏过去三次。十六个人全遭到了残酷的暴行。”

事实尽管如此，内务部长官在国会上答辩时却否认说，加刑拷问的事是没有的。因为法律上有规定，行刑拷问要受处分，所以他死皮赖脸地硬不承认。即使报纸报道民主

力量反对刑讯的呼声，他们也要把它说成是流言飞语。

人们对施行拷问和捏造容共不断地发出抗议的呼声。产业传教会提出了如下的问题。他们在十一月五日发表了呼吁书《必须立即停止对民主人士的刑讯及捏造容共行为——韩国劳动传教协议会对金槿泰事件的立场》。这个呼吁书里有一个标题是《我们绝不能相信政府有关金槿泰问题所公布的内容》。现将其中的一部分援引如下：

“……政府公布的内容说，金槿泰离弃工作岗位，从事了家庭教师、翻译等自由职业。但是，确凿的事实是，直到一九八三年九月，建立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会时为止，他一直在仁川基督教城市产业传教会供职的。对这样的人怎么能随便说是离弃工作去从事自由职业的呢。政府所公布的内容确实是一种虚构，是毫无客观性和事实根据的。”

十一月四日，新成立的“制止拷问及捏造容共对策委员会”，由顾问和对策委员会成员等二百六十二人联名发表了《致国民的呼吁书》和《致世界人权团体的备忘录》。现将呼吁书和备忘录的最后一句援引如下：

“我们对策委员会希望各位国民把上述的拷问和捏造容共的事态告诉周围的人们，使之广为知晓，同时去诘问有关机关，并提出抗议。切望你们积极参加我们开展的签名运动和各种集会。”

“我们相信，贵委员会将深切关注我们所做的努力，并表示支持。我们期望你们派拷问及捏造容共实况调查团到大韩民国，直接查清实况。我们认为，只要肆无忌惮地进



行拷问和捏造容共的现政权存在，大韩民国加入国际人权组织将成为对全世界人类良心的欺骗行为，而且对杜绝拷问和捏造容共一事毫无帮助。我们确信：贵委员会的活动和我们的努力将在大韩民国和全世界消除野蛮的拷问和对思想的镇压 维护‘人的权利’方面带来良好的成果。”

我非常希望海外的朋友予以深切关注和提携。《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对韩国的现实作了有良心的报道 对这种镇压和拷问表示深切关注，对此很多人都表示感谢。这是照进黑暗里的一缕光线。

他们在十月二十九日发表的“汉城大学民主化促进委员会事件”一文里 除了关于金槿泰在背后操纵之说，还有许多虚构的东西。民主统一民众运动联合发表的声明《谴责旨在反对民主化运动的捏造容共——答对民主化促进委员会的搜查公告》中，严正谈到了如下几点。该声明指出：警察当局说，“他们没有把该组织的纲领、分工、目标和行动规范明文定下来”，又说，这是为了不留下物证。实际上，这是由于经不住严刑拷问而招的假口供。

声明又指出：“警察方面发表说，民主化促进委员会使用了暴力革命方法，但搜查公告根本没有谈及他们使用暴力的事实”。声明还对汉城大学社会福利学系四年级学生禹宗元之死表示了深沉的怀疑。汉城大学在为禹宗元举行葬礼时，对他的死提出抗议，四万五千名学生举行了两天强烈的抗议集会，并进行示威游行，同警察队进行了斗争。该声明对禹宗元之死提出抗议如下：

“禹宗元早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因参加民主化运动被扣押，判了三年徒刑，服了刑。一九八四年五月，获特赦出狱复学。对这样的学生说，仅仅是因为他参与这次事件受到指名搜查而自杀，这是说不过去的，同时也是不能使人置信的。再说，警察和情报机关在禹宗元死亡后，到他的老家去监视和盘查曾同他来往的知友，可以说，这一事实证明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这次发表的搜查经过公告根本没有提到禹宗元的死亡，我们认为检察方面的这种态度与禹宗元的死因有关，因而不得不密切注意。我们再次敦促当局通过公开搜查弄清禹宗元的死因。”

禹宗元到底是怎么死的呢？是象当局所说的那样，自杀了吗？他们说，他在十月十一日夜，从水原开往大邱的特别快车上跳车自杀的。经他的哥哥确认，他的右臂折断，头盖骨上有裂痕之外，别处没有受伤。他的一只鞋小得不象他自己的鞋。警察当局在报纸上发表：他的死因是“家庭纠纷和朋友对他的疏远”，但是，所谓家庭纠纷是毫无根据的。他是没有理由自杀的，可是既没有验尸，也没有查明死因，于十月十三日下午，就给火化了。警察方面对这件事很费神经。以上的内容就是新民党的拥护人权委员会通过与有关者的谈话了解到的。总之，又有一个年轻人在民主化斗争中，令人可疑地死去了。

上个月谈到的景园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宋光永终于在十月二十一日清晨咽气了。这是“献给民主祭坛上的又一个青年的鲜血”。他给大学同学和后辈留下了遗书。遗书最

后一句写道：“短短的一生，虽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但有很多令人惋惜的事。想到有很多事没做完，感到抱歉”。学生们为他设了一个香桌，但当局勒令撤掉了。这样，美的灵魂在消失，这个国度国民的怨恨越发深沉。

## 前 景

学生们的战略策略是，占据重要机关，把事态搞得富于戏剧性。一切都开展得很有组织性。进入十一月，四日占据美国商工会议所汉城事务所，六日占据新村运动本部，十二日占据水原劳动部地方事务所，十三日占据光州劳动部地方事务所，十八日占据汉城江东区的民正党中央政治研修院。刚发生这类事件，学生们就为支援他们大搞示威游行。学生运动就是这样实现了组织化，其思想性也越发提高。被逮捕的学生无一例外地受拷问，而且被判重刑。

然而，美国和日本却在支持这个既无正统性，又无合理性的暴力机构，这是什么道理。报纸上也出现了这样的标题：《摒弃对美国阿谀奉承的时候到了》、《应该改变我们对美国的看法》、《美国的‘友邦独裁国’外交》。既然是这样，那么学生们对美国的批判应该说是先驱者的先见之明了。这种抗议同样也指向日本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美国和日本操纵的外债政权”——这是很多人使用的通用语。

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就北南对话，作了如下的警告：

“政府在传扬南北对话 与其说是为民族的统一搞的把戏，倒不如说是得不到国民支持，又没有正统性的全政权为了自夸业绩而搞的把戏。不要忘记：一九七二年，发表南北七·四联合声明后，炮制出维新独裁，策划长期掌权的那个历史事实。”

为结束今天的报告，下面援引几个先辈和朋友对时局的评论。

“年轻的人们认为 这一切不幸的背后 有美国在操纵。全斗焕匪帮宣传说，虽然经济上有点摩擦，韩美关系还是顶好的。众所周知，说起那韩美关系，除了他们支持全政权，就没有别的东西。根据这一点，年轻人中间出现了韩美从属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南北统一论等。怎么能说，美国是友邦呢，它只能成为暴力政权的友邦。

“有的人认为 全斗焕一伙即将面临南北问题、奥运会等复杂的问题，因此为了对付这一局面，可能在拉拢美国。但是我认为，不管怎么说，美国也可能不打算再给全斗焕一伙撑腰。最近，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散布的传单上有这么一句：‘散落在大街上的是黑的牌子和蓝的牌子 警察、警察还有警察……不管是工人、学生，还是民主人士，一天里要几名几名地加以拘押、拘押再拘押……’。青年们又说：‘如果全斗焕政权不快些完蛋，那么国民无论是谁都得当警察或被监禁，这两者中选择一个’。这种想法大大地引起了国民的共鸣。人们认为美国之反共堡垒韩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学生对全斗焕一伙的抵抗 国民对他的蔑视和背弃越发扩大。国民都在一心想，怎样才能保住自身的安全。”

“全斗焕一伙为继续掌权将是不择手段地进行挣扎的。民正党在抑制国民的这种气势方面没有一点让步的意思。因为他们认为，一让步就会招致自身的崩溃。由于他们感到皇皇不安，才去专事舞弊的。”

“言论界一再地谈论对话 可是在他们用暴力耍赖的情况下，对话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大谈对话，是因为怕新民党和民主力量结伙攻击它。现在，御用大众新闻报道机关一面助长国民要求平安无事的情绪，并在全斗焕集团的刀枪威逼下，一面为他们服务，大力宣传对话路线，而且公然叫嚷，学生们变得急进化、暴力化。但是，这些在国民当中是根本不会有说服力的。有人要同全斗焕集团提携，国民就把他视如仇敌，加以蔑视，这是大势所趋；如今全斗焕是没有了别的出路。”

“可以说 因为把南北对话问题过分地利用于政治目的，国民不再关心这个问题了。原来主张统一的年轻人现在倒把这个问题置之度外了。”

“我有时思量，全斗焕集团已处在不能不灭亡的命运，我们应该展望下一阶段的问题。美国力图从经济和社会因素来说明韩国的不幸，那种历史学或社会科学是不是已过时了？人们对韩国的不幸，总是喜欢首先同政治，特别是搞了坏政治的人联系起来加以解释。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后的政治也罢，一九六〇年四·一九革命后的政治也罢，

都是失败了的。可是，今后不再使那种失败重演的担保是没有的。”

看来，要付出莫大的牺牲才能迎来驱散黑夜的曙光。

## 出版说明

这本书的基本内容是，南朝鲜全斗焕匪帮肆行疯狂的暴力镇压，使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军事法西斯统治更加陷于惨淡的黑暗中，那些希望实现社会民主化和祖国自主统一的南朝鲜人民为反对独裁而进行的忘我的浴血斗争。

本文摘自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一九八五年第九期到一九八六年第二期刊载的《韩国通讯》。

一九八七年二月